



07867

詩說卷第八

信安

劉

克學

鴻鴈

小雅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  
鰥寡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  
其究安宅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  
愚人謂我宣驕

詩序可謂極其美矣使其誠若是則宣王可謂有盛德  
於斯民按宣王承共和之後厲王止出奔宮室蓋猶舊

詩說卷第八

一

身

也似不若平王之初何以有萬民離散之說當時玃犹  
蠻荆未至於擾亂中國也殆是序詩者習見平王以後  
之禍亂遂謂宣王之時已若此則誤矣天下諸侯雖不  
率服如前日而禍未及民共和之政未改周之治世也  
使若平王之初而有還定安集之事則宜矣按詩之辭  
似是宣王興宮室爾非處其民之辭也雖曰爰及矜人  
哀此鰥寡亦非曰得其所也謂之因力役而鰥寡尤可  
哀何不可之有卒章曰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則當時固  
有宣驕之語矣若止為處其民人何宣驕之可言詩序

惑亂其旨遂使詩人之旨不暢故歐公以之子爲使臣  
於辭若通要非本旨也詩辭本非有所刺也于時宣王  
不克終之失未彰詩人以其初政之善未謂其侈心之  
放也殆不可謂如初者也若靈臺不日成之之詠於其  
有靈德耳雖則劬勞其究安宅之辭殆是強爲之解釋  
以文其過爾此亦辭之窮乎鴻鴈者隨陽之鳥以寒暑  
徙其居也其集常在水澤曠野之中似若宣王於野澤  
之中大有興作若楚作章華之臺納文人以實之宣王  
興宮室驅其民以自隨故以鴻鴈爲興言不得安居與  
詩序正相反故首章曰劬勞于野非京邑明矣爰及二  
字蓋明其本心也以興宮室之故使之遷焉以中澤之  
地于此而築垣墻至於百堵皆作其鰥寡者爲可哀也  
與哀鳴嗒嗒相應迨是遷其民於曠野水澤之中使之  
勤勞故三章皆以爲言三章所謂安宅尚有徇其君以  
異他日之安者肅肅言其衆也二章旣集矣三章乃至  
於哀鳴嗒嗒非民情可知以初政之善未忍顯斥其過  
雖以宣驕爲愚亦爲君隱之意至其末年失德旣彰公  
以爲刺矣此詩與泗水同旨讒言其興固可見斯于築

室百堵之事也詩人雖強爲君飾其非驕抑亦示其君以怨咨之情矣

庭燎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此詩但有箴規無所美也始之過激者其終常易放如唐明皇之焚珠錦於前殿當時已憂其不克終夫以朝覲之初而有夜未央之詞以理推之宜不至此詩人欲

詩說卷第八

三

早

刺其晏朝之漸爲此辭爾俄而夜未艾則已晚矣終而夜鄉晨宜宣后之謂愆也始聞其聲終見其形此則詩之常法爾

沔水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駝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駝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駝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是詩有深旨未易可知也序詩者亦漫曰規宣王爾其

何以爲規乎且飛隼與沔水豈相近哉何得取而並言  
詩凡三章其兩章以沔水爲言其三章則去沔水專以  
隼言宜其旨之難知也詩之憂亂甚切故其旨其微且  
沔水者漢水也漢水行乎地之下禹貢曰嶧冢導漢東  
流于漢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漢  
之入江在今漢陽軍也彭蠡在今江州南康軍相去八  
百里越廬山之阜而後出而爲湖湖在江之南旣入江  
若並流入海亦勢也又越江而北始與江並流以入海  
行乎地中未有如此也四瀆本以水之獨至于海而名  
之耳禹貢之書濟水曰溢爲滎自出于陶丘北亦行地  
下也惟孟子黜濟於瀆而曰江河淮漢是也漢水之獨  
入海禹貢書之尤著此詩人之旨也如謂不然強以此  
言似可信也其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禹貢曰江漢朝  
宗混而一之也此詩獨曰沔水自朝宗則其旨著矣正  
自漢陽入江無朝宗之跡故也當時諸侯朝覲之文不  
著於世如沔水之朝宗矣猶有知周末盡泯滅也故  
以沔爲喻其間固有敢於問鼎者得非如隼之將擊乎  
此詩人所憂也幽王大戎之禍申侯實召之雖見於數

年後當時已有此幾矣使朝覲之儀如江漢之浩浩湯湯狡焉者不得而衷此惡也隼者搏擊之禽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故首章飛而且止二章飛而且揚作其搏擊之勢矣言將起而取之也首章曰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喪亂者言不以危亂爲懼誰無父母能不思所以圖全乎二章繼此念字謂念之深者又起又行以心之甚憂不能弭忘如韓退之詩所謂繞壁行彷徨是也詩旨可謂明矣卒章則罪其君之不可救藥者也訛言者非但爲僞言若有驚訛爲禍亂之證者乃不以爲懲戒反以我之所友善者皆能敬畏而人自讒毀之耳此喪禍之所必至無復警悟矣觀此詩則宣王之末杜伯射之于鄆者雖非經見庸有此理

此詩之辭多窒雖曰難明辭義不應相遠如此似若宣王之多生隱諸侯多璫貳儻以杜伯之事推之則詩辭皆通首章已以念亂爲言誰無父母不保其家也念彼不蹟諸侯有不朝者得非有干紀之兆乎卒章率彼中陵言隼將下而擊取矣民有訛言而玩之也我友敬矣指首章所言邦人諸友也王又將用讒

而間甚我矣若王失德滋甚後世不知爾

鶴鳴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樛它山之石可以爲錯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榦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是詩所謂求賢者則亦幾矣詩之每章凡四事若不比  
飲各是一義大抵皆以興賢者之出處耳易曰鳴鶴在  
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鶴之似賢固也臯  
澤也鳴於臯而聞于野終又聞于天遠聞也此言賢者  
之譽已聞者也魚潛在淵者而或在于渚二章魚在渚  
者反潛在淵矣賢者之既見而復隱潛則不爲我用矣  
此二章若易知也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兩章同辭迨有  
所指鄭氏以爲喻小人亦幾矣樛與榦亦類所指謂何  
殆未可知竊疑檀者材木也若謂園之可樂而有樹藝  
之檀檀任重之材也可以爲車輻園有樹檀見其能任  
重者也每章三物鶴言其聲魚取其潛檀取其材皆以  
喻賢非可強以他義爲訓也故樹檀於園爲可樂矣乃

有妨賢害能者焉樹之將以爲用也其下乃有穉落之物有惡木之穀豈其類乎非其類則傷之者至焉故攻而治之者詩人皆以爲它山之石石之磨礪而金愈利石之琢削而玉愈美若是則鶴魚檀之喻未足以盡賢者之美如金如玉小人愈害之而愈光明雋偉矣

祈父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祈父曾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饗

詩說卷第八

七

昌

詳此詩宣王末年若有奔播之禍者不但於姜戎之敗及太子晉之言禍未弭者焉但傳記不書莫可知爾此詩之有可見者以司馬所掌當使王室尊安守在四夷可也乃曰胡轉予于恤三章同辭則一詩之大旨也上句言周衛之職何乃轉我於憂恤之中至於無止居二章無底止奔播未定之辭也卒章似若奔播之亂尸饗之責屬之母乎母之尸饗在軍士及民庶者常事也何以責其所聞之不聰母之尸饗似若不爲臣民發此語也



白駒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  
逍遙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  
於焉嘉客皎皎白駒實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  
優游勉爾道思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此詩殆楚詞招隱之意白駒况其精潔也以繫維之辭  
求之則所乘之馬矣以皎皎白駒在彼空谷之辭求之  
豈乘白馬而徃空谷乎抑賢者之隱而以空谷言耶馬

詩說卷第八

八

昌

則乘而出者也姑以是言其人耶皆可也味詩人之旨  
似若白駒過隙之意後之言日影穿屋謂之白駒白駒  
在空谷若日影穿林木炯然如落月滿屋梁者也前二  
章則指其乘馬也生芻其猶召南野有死鹿白茅純束  
之意徐穉子之所取乎如以爲賢者所享及馬之所食  
義味自短耳卒章毋金玉爾音欲其未忘斯世也遐心  
猶甘盤遯于荒野暨厥終罔顯之意

黃鳥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

言歸復我邦族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忝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大學言知止雖不援此詩爲言其名同則其義同此詩謂此邦之不可處者亦知止之義也語黃鳥以無啄無集則鳥之不如人也我之所處汝母以爲安也我將去之者也此邦之人似若惡其風俗之薄又非止謂危邦亂邦之比也梁粟忝皆以我言猶父兄族之爲己親也宣王失德未幾而俗已不善如此文武幽厲之興民之

好惡善惡相反之速耶

我行其野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我行其野言采其蕞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斯復我行其野言采其蕞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是詩爲昏姻之不終易知也但詩人之旨難盡通耳合而求之其賈誼所謂家貧子壯則出贅者乎故曰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宿者也贅而不見厚則歸其家者也

但詩名以我行其野爲辭是昏姻非媒妁之言矣詩名  
非可略者也行於野而有所采芻合者也宜其無終焉  
後世之俗周衰已有之但卒章又與前二章異不思舊  
姻則固已有室矣又他求之焉其管氏三歸之類乎魯  
論引誠不以富字與此異不以是爲義也富非多財之  
謂舍舊圖新意不在兼有也祇欲異於其舊耳爾風俗之  
變乃至是乎

斯干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

詩記卷第八

十

昌

好矣無相猶矣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  
爰笑爰語約之閣閣椽之橐橐風雨攸除烏鼠攸去君子  
攸芋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下莞  
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  
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  
之祥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嗶嗶  
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  
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嘏

是詩記宮室之盛爾宣王承厲王出奔之後共和之年天下未有變亂也就使文武成康之舊已有圯壞宣王中興整葺故宮曷爲至於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哉以詩辭求之首章秩秩之干幽幽之山併及松竹之盛似於山川之勝大營宮室乎詩人於詠歌之中致其諷焉子虛上林猶能用此法况詩人乎續妣祖好兄弟詩人忠愛之辭作室不及宗廟何后稷姜嫄之可言妣祖止當以近世言非詩義所起也宣王雖白中興時猶多稷諸侯雖已會同六服承德似未及昔者之盛以宮室畜牧形於歌詠安知其非刺乎詩人以一時所見言之非若後世合始終而槩其大體之欲成其美也

無羊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牯爾羊來思其角濺濺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餼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靡之以肱畢來既升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旣維旻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旣維旻矣室家溱溱

詩人例多反辭如無競維人甚言其競也無羊甚言其畜之富也牲之用牛羊豈尚其富哉其第二章曰爾牲則具視首章三百九十之數不可謂非刺也大學言伐水之家不畜牛羊鄭氏謂卿大夫之家賓祭用水則卿大夫非所宜畜矣况爲天下主乎禮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詩人歌詠天子而夸牛羊之多豈宣王之所用心於此乎何所詠之卑也序以詩有畢來既升之辭謂之考牧似若詩人之旨刺其用心於畜牧者乎異哉天子之用心也

節南山

小雅

詩說卷第八

十二

昱

魯桓公十五年家父來求車距幽王之卒七十有五年古人之字或累世同之雲漢序仍叔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仍氏或亦世字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尹民具爾瞻憂忭如惓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是詩所刺專言尹氏之兆亂也當時去厲王監謗之事未遠詩辭曰何用不監似言何不監謗也其上文又曰憂心如惓不敢戲談是秉國者以威脅下人不敢議國

事非指監謗而何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引多民言無嘉懃莫懲嗟

幽王在位僅十有一年而大戎之禍起文武成康之業蕩然無復存者以周家之盛豈應壞亂如此之亟觀此詩及正月多言民之訛言十月之交曰讒口訾訾則民言之無嘉甚矣竊疑宣王失德當時已有禍變之兆沔水之卒章亦曰民之訛言又曰讒言其興是宣王之末年已有訛言之可畏君臣之玩忽不畏者久矣至幽之世宜其滋甚也中庸謂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蒼龜動乎四體特以在位者貪鄙不復憂懼而禍亂遂至於不可解豈一朝一夕哉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周未有戎禍豈能預知其禍之至此哉自宣王末年人心固已危之矣訛言屢興必有不忍聞者一時君臣恃周室之強不虞其一變而遂滅也玩而忽之詩人豈過於憂者逆知其勢必至於大敗極壞若燭照數計是以

憂之深言之切以爲蕃盛之區必至於殘滅爲禾黍荆棘之場矣故有空我師之言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媵仕

此章明秉國者喪亂之實也以弗躬弗親爲責幽王委國政於人可也謂秉國者亦不自以身歷而轉授之小人亦可也庶民弗信當時之人固知其妄矣弗問者自尊其國也弗任者自踈其賢也託以詢謀於君子以欺世者不但後世有此情狀也詩人憂之切勸以平夷其心廢退其人毋以小人至於自陷於危殆也其原起於媵所親愛而尊寵之反誣人聽以爲詢謀於君子者也此固後世尊國者之常態乎察其情之深故疾之之辭切也媵仕姻亞顯植私黨也

昊天不傭降此鞠訕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傭之爲義雖莫知其要是天意之所不亨而已屆之訓至者多矣特闕之訓息未知其說也若以歌一闕言之亦幾於息者也詩人謂亂匪降自天惟人所召爾天

雖不我予人之爲不善如有至極則人心之怨怒亦少  
息矣人之爲不善如少平夷則人之惡怒亦違去之矣  
言人情易反則天意可回也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念如醒誰秉  
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詩人逆知犬戎之禍必大壞周室故其辭多哀亂未形  
之時而曰亂靡有定知其勢之必然也以月之生爲辭  
月陰氣也生魄也如生明一日之度而頓異於昨矣月  
之生也卿士惟月者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詩說卷第八

十五

昌

四牡項領但是形容馬之強可以馳騁而四方蹙蹙不  
可以騁自厲王出奔止是諸侯有異心耳夷狄未猾夏  
也宣王之初雖能伐獫狁威蠻荆而千畝之戰王師敗  
績姜戎遂莫制謂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雖項領之馬  
舉四方無可往之所矣蹙猶曰蹙國百里之蹙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憚如相疇矣

此章言同惡相濟之情惡念之方新也若將相助其矛  
戟焉故曰爾矛爾惡皆濟其惡也夷憚皆以既言言其



旋相親睦言小人之情可謂得其要矣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訕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家父哀救禍亂灼知其終之波蕩以尹氏無可告語而歸之於天天方降禍惟有王心可以反而歸之於治爾曰誦曰訕皆以忿激之切也萬邦之生死衆矣惟幽王化一心之微可以全而活之耳

正月

是詩之難知非獨今世也自家語中說已若言之未明

詩說卷第八

十六

昌

但見憂禍亂而不言其所以憂也故旨趣多不貫通精加詳審然後知其爲平王篡携王之時國人憂之而作是詩也以是求之則辭旨皆通蓋以第八章證之前三章詩人且自託以言其憂之情未遽及事也于時平王宜曰將挾申甫以逐携王携王獨立無助詩人專以已之惇獨以言携王伯服之獨立也懼禍之及故多隱辭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癩憂以痒

此詩之首章所憂在訛言耳霜爲陰之始凝夏之四月純陽之月陰已盡者也陰當已盡之時始凝而爲霜相反其美訛言孔將必有駭人聞聽者聞聽既駭我獨憂之可謂小心也已癩憂者憂在內痒證在外者也心之所憂至於證發於外者也京癩二字雖莫明其的以意逆志大約如此

父母生我胡俾我瘡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有侮

此章以我生不辰爲言詩人逆見禍亂之極有不可勝言者至於怨其生之辰將有不得其死者焉古無莠言之說豈惡莠亂苗之義惑亂是非似是而非故曰莠言出自口之辭若無根柢來歷之義止自口中撰成其可憂愈甚憂之太過人反得而侮之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猶免爰之詩曰我生之初我生之後同義

憂心惴惴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憂時之切賢者之心也以憂時爲心而以祿仕爲言似恐未然詩人之旨不若是鄙也此蓋詩人以民庶而憂

國念我無祿猶朝不坐燕不與之意不但以無祿於時  
爲可免也將并及之矣于何從祿似不與上祿字相涉  
止是無所託生爾將如鳥之止誰屋

瞻彼中林侯新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旣克有定靡人  
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中林林木之大者可以爲棟梁之材者也顧乃爲薪蒸  
乎殆指携王已致天位而不自建立者也人心方以爲  
危殆而王尚夢夢然罔所聞知自太戎蔑周之後旣能  
有定無人不可爲也彼上天之心豈有所憎惡乎此  
者憎其干位者爾故曰伊誰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  
占夢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

山以高爲義不應言卑也山以卑言謂至高而卑矣喻  
宗周之蔑也卑而至於爲岡陵固已陵夷矣尚不知所  
以圖之乎至於訛言之興猶未信其然召故老而以占  
與夢訊之其無所知識亦甚矣鳥之雌雄非可知也物  
之至微者莫能辨也甚推王之無知不能圖存亡之幾  
也聖之爲德豈在鳥之雌雄就使知之何爲也哉特託

物之微言其無知耳言曰夢所知之末也國勢至此而不知徵乃欲以占夢求之哉具曰予聖似指實事當時皇父爲卿士作都于向十月之交謂皇父孔聖者乎故詩人以爲辭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跼天踏地若無所容陸士衡之言也孫權數曹操之罪曰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械其此之謂乎恐平王遷洛之始携王嗣立之初王室方弱國勢未定未能用此苛

詩說卷第八

十九

是

政也若詩人形容携平之變天崩地裂之辭如此爾維號斯言指民之訛言也訛言瀕洞號動人聽故曰斯言有所指也其言非無根也有倫如中庸毛猶有倫之倫有脊如有骨也皆可見實也人之視己如見肺肝何爲如虺蜴之含毒螫而欲篡而取之哉

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此章之義最隱諸家皆以用賢爲義恐未必然當此時未暇及用賢也訛言方興禍亂之機已形群姦盤踞尚

可以用賢爲說乎王仲淹與門人誦此詩亦以朝廷有  
召子議矣其未知詩人之旨均也似若指携王之孤立  
也阪田之中有特立之苗喻携王明矣天之命携王者  
如不能立也彼求我則彼指平王也求所以攻之者未  
得其說也故以彼爲辭仇多訓匹自犬戎之變諸侯之  
立携王者亦不能出力以衛上也以是求之庶若能貫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美燿之方揚寧或  
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以詩辭觀之似未有此禍而億料之辭也以周家之盛

如此國人敢以竒禍預歸之於天子之后乎此詩爲携  
平之詩明矣止由先後之次不序十月之交始言豔婁  
煽方虜故說者不容以爲宗周之既滅也詩之次不可  
攷當以詩之辭爲信憂心如結者憂未破也平王方有  
篡之謀訛言已有篡之證故也今茲之正指携王之正  
也幽王遇禍褒姒見虜諸侯以携王世子而尊立之平  
王猶在申也故曰今茲之正胡然而危厲如此乎如焰之  
始然又將滅之者也謂平王之必篡也詩人以前此犬  
戎之禍褒姒之滅周如此其易矣今禍亂又將再及矣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旣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  
助予

古之車制雖不可知左傳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則輔車  
不共爲一物非但如孔氏之說而已輸爾載與後章之  
辭相近如謂已輸送其所載則後章不輸爾載辭亦窒  
矣輸若覆車者也車旣覆而求助乎終其永懷承上章  
滅周之禍不可去心也陰雨與迨天未陰雨同

無棄爾輔貞子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  
不意

此章似戒宜白者也謂前日喪妣之禍覆車可鑒所載  
者不勝其可憂爾不可棄爾輔車相依之助而忽至險  
之憂言大戎滅周事變未定其憂方大毋以位爲樂當  
憂不能勝之任以濟其險乃曾不及是而自孤其勢乎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  
之爲虐

魚之在沼異於縱大壑矣苟活者也于時喪亂方殷携  
王僅託足於殘破之墟由此言之魚沼之辭見矣潛雖  
伏矣因沼魚而衍此辭也指平王之情人所具知不可

隱也是以慘慘其憂也念國之爲虐似非謂虐政政所以虐民非以虐國也今又募携王虐國矣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玄念我獨兮憂心慙慙

此章之旨在我二辭非可混而一之也言宜曰以肴酒私其姻黨以相洽比顧携王之獨立故曰念我獨兮其憂愈甚也

此此彼有屋敷敷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椽榑矣富人哀此惇獨

卒章復以彼此明之彼指平王宜咎也恃申國以自庇召大戎以覆國今又將募携王而代之位所以爲屋者亦微矣所以爲穀者亦可知故以此穀敷爲言民今無祿似若有所指椽而害之者天天未已富人似與前章協比同義其所邀結者衆矣詩人哀伯服之無援也矣是詩末兩章斷句皆以獨爲言其旨可見

十月之交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名詩以十月之交交會之度也詩人豈有羨辭哉其  
日爲朔而曰朔月者日之食在此月朔也按唐傳仁均  
傳曰經書日蝕毛詩爲先十月辛卯朔蝕辛卯臣推得  
周幽王六年辛卯朔蝕書盾征書日食在夏仲康之世  
則先於詩六七百年矣此詩月以彼言不以食與不食  
爲災此日而微則畏天變在日矣春秋不書月食而書  
日食作此詩者其亦知吾先聖之旨乎三代聖賢以道  
德教民其正理公於人心素矣詩人必其士之秀出者  
焉以正月之旨言之蓋刺携平而此詩非刺幽王明甚  
但先後失次耳竊意二詩皆以月名正月爲四月之卦  
乾也十月之卦坤也聖人於易用進陽退陰之法坤卦  
嫌於無陽而稱龍聖人編詩豈容以坤月加於乾哉其  
名詩適以月爲義序詩安得不以其取義者爲先後乎  
其詩辭各自著其事不可得而紊其序詩之次以正月  
爲先者聖人經世之大法也又况三章以後皆指皇天  
之力役非國之大務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  
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以不用其行爲常行之度。厯家之說爾儒者襲之。自不爲嫌。但於他月皆可用此訓也。詩人獨於此詩此月爲言者。必有定理不在他月者焉。十月坤卦一陽將生於下。而爲復復天地之心也。生生天地之大德。造化之所流行也。方嫌於無陽而陰之剝剝者。方盡陰又尅之。使其流行者不得而用矣。首章所謂亦孔之醜者。義正在此。故於二章明言之也。月以陰而薄食者常也。此以陽之既盡而又食焉。其將無陽乎。在人如之何。而不亟爲善也。

燿燿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詩之次三章。始言雷電山川之變。而以日食爲詩之名。則莫大於日月之告凶矣。昔者天以雷電彰周公之德。乃致泰和之治。君臣之德不同。故變小而福大。今以日食爲大變。而雷電爲小異矣。詩人哀七子之喪。敗人國不知懼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楛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太任以九人與周褻姒以七子滅周皆一婦人之力也  
經之序列其人者極寡此詩列七子之職任而以褻姒  
統之其曰方虜則大戎之禍未形也夫以七子之煽禍  
詩人乃顯以爲言而不忌抑若唐處士張祐作詩開把  
寧王玉笛吹之詩聞于上貴妃出宮早髮者乎故杜甫  
有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褻姒之句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  
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此繼四章指此皇父謂作都邑也自古姦人亡人國家

詩說卷第八

二十五

星

類自處以聖知非興兵征伐則大起力役又其下則起  
大獄以劫制言者不如是則其寵不固其國不蹙凡若  
此者禍亂可計日而待也非遷都何以曰不即我謀以  
下章言之則私邑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懋遺一老俾  
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以此章言之皇父之專恣亦甚矣蓋不知有天子也擇  
三有事豈以私邑而擇王朝之卿乎又言擇有車馬以  
居徂向強其私邑與季氏之於魯同也豈朝之故老亦

徇其意而往居之耶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蹀蹀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悠悠我里亦孔之痍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此章言四方有羨則我里爲居里甚明何所據以里爲病哉此詩自三章以後大抵以力役之勞爲怨非天下之大計也勞逸不均而怨出於正以每章八句言之則不敢傲友之自逸爲一句明矣

兩無正

名詩之義邈無端倪求之詩辭略不近似序旣爲曲說以惑之儒者尊信不敢少異其有見者遂以韓詩強言之或增字或增句其疑益深又有以正字聯序爲義以次二章正大夫爲證皆莫可信也就其所傳者言之亦自有可通之理蓋幽平之變小雅多以天況王故皆怨天之辭如旻天疾威其詩名曰小旻明明上天其詩名曰小明天其可以小言哉天猶以小言則兩之以無正言之可矣其言天道之差也考之當時幽王驪山之禍

携王自立於殘破之餘諸侯未嘗王之也平王挾申甫  
之助慕携而立自禍變以來靡所定止諸詩並作是詩  
專言靡所止戾則靡所臻曰予未有室家皆與祀國之  
憂同義宗周既殘洛邑雖遷而未知所終民無常主人  
情皇皇萬民之天未知所戴其託兩以言其無正也可  
矣正月之詩曰今茲之正胡然厲矣十月之交四國無  
政不用其良皆名此詩之義也鄭氏以此詩爲厲王之  
世詩辭宗周既滅止謂之奔彘可乎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慮  
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文王之詩曰駿命不易亦以駿言天也不駿其德正與  
駿命相反觀此章昊天疾威弗慮弗圖其以天言平王  
甚著下章言宗周既滅此不得爲幽王也謂之追刺亦  
可孔氏謂昊天上有昊天此言昊天則亦幽王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勤三事大夫莫  
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

詩辭謂宗周既滅王氏乃以爲有滅之形夫以文武成  
康之澤歷春秋戰國叛離之變人心猶不忍去周安有

周未有變詩人乃謂王室之已滅哉雖秦隋之亂莫敢  
預爲此言也夫戎之禍發於不虞之際前此詩人憂國  
之辭何所不至尚可以旣滅之言加之天王之尊哉又  
有可證者其曰靡所止矣曰離居曰莫肯夙夜不宿衛  
也莫肯朝夕不勤王也庶曰式臧猶庶幾懲艾遷善也  
如強以爲未有戎禍辭義皆窒說詩者見平王之詩忝  
離列於王風矣遂槩以爲幽厲曾不思夫戎滅周後事  
變方般大小雅諸詩記一時事變可悉以爲幽厲乎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  
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此章曰如何曰胡皆准禍亂之變而其其不悟也呼昊  
天而告之以辟言不信其以天爲君可見矣以天爲君  
則詩名以兩指王益可見當時國勢未定故曰靡所不  
于天乃指天爲言也辟言者所謂法語之言何也得非  
其悖亂綱常乎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誓御慘慘目瘁凡百君子莫肯  
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此章謂王昵近習而踈君子也戎飢指禍變夫戎之禍

既成而未退，遁饑饉禍之成而不遂，其生執御王所狎，習而亦瘁矣。變亂若是，可以警悟而愈其焉。凡爲君子者，未嘗訊之盡其情，惟於小人聽其言如響之荅，其所譖者屏而退之矣。以易之不能退，不能遂爲訓，可謂至切特恐詩旨不完爾。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智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哀哉不能言，非不能言也，非舌之不能出也。出諸口則躬受其禍矣。其能言者非果能言也，其能言者僅可而已。非有崇論竝議也，但能巧發竒中以取譬，倖是以其身常處休也。此以正理明能言不能言之異。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亡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詩人之辭將畢，始發明次五章之能言不能言之旨。故有兩云字所云者，似若甚淺，恐必有所指。要是王之私黨爾，不可使者必有干犯名義之大者，而王罪之必也。云可使者必有悖于名義者矣。兩以畏我朋友也。下章曰無言不疾是也。設此二端以著平王之大罪，如以爲

幽厲則宗周之滅未滅不可紊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鄭氏以爲厲王者其以此章謂出居于彘若天王出居于鄭者乎審如是視宗周旣滅遠甚誰從作爾室之辭微之也指平王宜曰之居于申上得罪父母僅託足於申爾其辭甚稱昔爾出居今不然矣顧可謂之彘乎謂爾遷于王都指成周之王城也曰予未有室家豐鎬宮室殘破之矣鼠思泣血痛之甚矣痛大戎禍變之慘也

### 小旻

詩說卷第八

三一

旻

名詩之義何所指乎召旻發語之辭與此詩同而兩無正之首章亦有此辭爾雅謂秋曰旻天以兩無正之兩言浩浩昊天以別於旻天則爾雅之義亦不可略詩無小旻之辭而名詩加之以小故說者謂別於大雅且天之爲道似不應以小言詩以天喻君多矣幽王以後固宜以小言也以變大小雅合而推之是詩似在宗周旣滅之後將遷洛邑之時謀議未定故文章之辭皆咎其謀猷之失有不容言者焉成周之法有詢國遷之文自

商家盤庚之遷都登進其良而共議之平王既篡携主而宗廟宮室已滅於犬戎矣悵悵然無所底止論議不一小人執國柄萬姓磬磬無所屬心在位之賢既不得去又不得言是詩所以反覆致意歟小雅名詩多以小言者微周之故也亦見當時禍亂之殷非有文獻老成以素服於人周之君臣亦不能置可否爲之折衷焉此所以重可懼而作是詩儒者不能知詩人名詩之旨遂謂大雅刪其篇之多子刪詩刪其句爾篇次詩名皆其舊也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適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卬

首章專言謀猶之不善而不少沮遏也是天之降疾降威于下土之人也雖不明以天爲君其視一時謀猶之不善實君爲之矣

滄滄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二章之辭似與首章重複若衍文爾詩人似不應爾吾夫子之刪詩豈容存而不削乎必有在也首章謀臧不



從不臧覆用上之聽言之罪也此章襲而言之者謂正義不存於人心是非善惡皆質亂美皆視上之意向而附和之也謀之善者皆違之不善者皆依之依違於上之所向不知公義也小人之衆志於苟同故人之謀猶何所底至乎汨喪義理愈見乖繆者也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言此詩者以執其咎一字之差故一詩之旨皆失執猶攻也如楚子玉謂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謂發言其衆莫有敢攻其失者故皆易言而无忌言衆而莫從如匪行邁謂言之不可行者以其謀不得于道爾言合其道安有不可行哉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彼人之築室于道也其謀是以不潰于成三四章之斷句相似而旨異道之爲訓亦不可合而槩言之也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折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當國勢未定之時惟恃君臣有定見以鎮撫之則不至於流蕩濫觴也詩人見一時議論不一思欲哀而救之謂携平之聖否未可知民庶豈無可倚仗者特恐善否不別終淪汨無辨同歸於敗而後已此詩人折衷之論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永旻之詩非疾小人也卒章總一詩之旨不應專戒以不敬小人次五章言國勢之未定而憂其蕩滅者也前四章皆言國論之不一以天之疾威爲世大患未嘗以小入爲憂說者不能通徇其辭爲之說爾暴虎馮河喻犬戎之禍也聖人戒子路亦喻其玩敵不可演而厲之他也當時犬戎驟起中國版蕩舉天下不敢議其後如建炎初民間出榜勸言女真易敗毋延頸就戮之意

同

小宛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寢有懷

二人

二詩之辭若出一人。是指天可謂至大。宛指鳩何其微也。卒章之斷句乃同。似若禍變之大上而。是天下而飛鳥覆載之內。皆懼其禍者也。姑舍是。止以辭求之。宛然小鳥其飛戾天所指之事未嘗及也。遽曰念先人懷二人。豈非以覆載之間皆可憂傷乎。

人之齊聖飲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首章既以文武爲言。二章猶望以聖賢永保天命之意。託於彼之昏亂者。以戒其壹於酒也。幽王荒於色不聞。以酒是詩。豈虛言哉。恣於慾必沈於酒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此章似指言盛治之時。菽粟人得而采之。若天下惟公之世。螟蛉有子。似若教化興行。使人皆爲善。猶二章之言齊聖也。若以宣王之子當似其先。首尾辭旨亦貫矣。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

觀此詩于時幽王尚未蕩也。當時猶以前代期之。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桑扈之為食粟與不食莫可詳也詩人之旨似不在此啄粟取喻以無粟終之者也填寡之人尚可以狂獄為宜乎宜者無告而莫之知也卜所以脫之寧棄其所食之粟卒章乃溢出淫刑之意焉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德之温温非有才智脫於危險也集則非一人矣此詩

詩說卷第八

三十五

昌

後二章若言王之虐政者與幽王之惡惟溺褒姒不聞以酒與虐政也詩無虐辭荒于色則酗酒淫刑皆其所必至特其致禍莫大於褒耳

小弁

是詩之所刺者何人哉若謂幽王之太子其宜咎歟伯服與刺幽王之舍適立庶歟其本原未明何以能知其詩之辭哉雅烏爾雅謂不反哺者也不言鸞而言弁弁若飛之兒也而又小之微乎微者也次二章則宗周滅矣次三章若刺其不知父母也次四章若言幽王之有

寢妣猶可恕也豈應如壞木之無枝乎餘章辭雖其隱  
可以意逆也次七章折衷於幽王之信讒人心之險憂  
其傾陷者也是則爲平王作明矣且幽王娶于申生太  
子宜咎旣得寢妣生子伯服遂廢申后申侯怒召犬戎  
滅周虜寢妣而去之伯服自立是爲携王甫侯與諸侯  
共立宜曰是爲平王甫即大雅崧高所美之申與召公內  
外合力而立宣王者也幽王娶申后此申侯所以忿而  
召犬戎也藉曰罪在申而宜曰不預滅周之釁兆於宜  
曰也若以詩序言之則太子之傳宜曰之傳也以孟子  
親之過言之怨者宜咎之怨詩出他人怨實宜曰此亦  
人之所當知也但以詩辭求之不但曰親之過大而巳  
過大而怨亦本於慕未爲大罪也孟子之言自有所主  
重輕不以此爲準此詩之作若在乎王旣廢之後其師  
傅忿其召犬戎之悖而痛傷之其始由於幽王之用讒  
爾悖者滅天理無人心柳淵鹿雉之喻至謂心之所憂  
寧若人不知則可疾之極也此亦師傅所宜罪宜曰也  
如謂幽王在位宜曰在申則周家尚未禍不應言蹶蹶  
周道鞠爲茂草也此宗廟宮室盡爲禾黍之辭非可以

爲逸料之言也詳此始末而後詩之辭可得而知也

幽王在位十有一年宜咎之生必在未即位之前伯服生於得褒姒之後明矣季氏引左傳曰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王嗣宜曰也據孟子注則伯竒之追刺歟其事似伯竒伯竒尹吉甫之子也

弁彼鸞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首章似言宜曰之廢非其罪所以兆滅周之禍孟子謂親之過大者也鸞斯以歸飛爲樂似亦如之飛以歸言亦言鳥之能反哺也用意微矣穀亦父子主恩之意我罪伊何其指廢申后而黜宜曰歟自愬廢逐不以其罪也

踖踖周道韜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

此章疾如疾首若謂如孟子疾首蹙頰止於憂而已是詩多微辭如以雅烏不反哺爲興是也人之命在首疾在首則人之生也殆矣微喻平王之悖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於毛不惟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桑梓父母之邦也猶加恭敬焉矧父母之形體乎何所瞻而非父何所依而非母言父母不容斯湏忘也父母而悖之是外之不與毛相屬內之不與裏相附也天地之間安有無父無母而生者也天之生我其辰安在哉辰者五行之秀氣也託言於辰以其無人性也非師傅所責之辭乎此其罪之大不可加矣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詩說卷第八

三八

昇

一詩之辭皆可遷就謂之刺幽王固可惟前章天之生我我辰安在不可遷就甚明既知所刺之人則柳淵之喻可言矣柳之茂淵之深非其類者皆可託焉此興平王之不容携王也自前其類則禍亂未可知也故有舟流之憂二章之假寐今亦不遑矣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雒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鹿走獸也雉鳴禽也伎伎之訓莫知其的以待群爲訓

固善又似若以鹿繼舟流爲言其奔不可禁止也國風  
匏有苦葉言雉鳴求其牡此言求其雌其喻褻必薰萌  
怨幽王而重平王之罪也如謂刺幽王不應爲此言也  
鹿雉喻物性之偏者常也至若木之壞腐併與枝亦無  
之甚其篡携王也詩人之所憂寧使人之莫知蓋有不  
可言者矣甚之也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瑾之君子秉心維其  
忍之心之憂矣涕旣墮之

說者以投兔爲兔之投人說詩固有此類是詩恐止是

局於詩序強爲此說至若瑾死之辭其窒蓋不恤也若  
非刺平王安得有瑾死之言使犬戎之禍未作不應有  
是辭二事皆以尚或爲辭則其旨固無異投兔謂逐兔  
而投之如投鼠之忌器也欲投之時猶先視其旁無所  
忌而後投也行道之有死人猶爲之瘞埋者惟不忍也  
君子指平王也獨忍乎此甚其覆滅宗國悖天道而又  
篡携王以求逞故下章以疇護爲言

君子信讒如或疇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斨薪  
地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後二章言致禍皆讒夫也信讒者如飲酒之相醜如此其甘也性之不慧曾不舒徐究其是否惟其言之是用今如伐木之掎矣析薪之拙矣無可爲者矣彼之爲罪者舍而勿問可也予將弃而他之也故下章有逝梁發筍之辭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申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筍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山高泉深正如白居易詩大行之路可摧車若比君心是坦途巫峽之水可覆舟若比君心是安流喻其險而

詩說卷第八

四一

昌

而不可測也說者以人之爲讒常屬耳於垣以伺之可謂得其情此詩非刺讒也卒章言聽讒不應及此也似若戒其人當察其心之險如山之高泉之深無輕易用其言當屬其耳於垣墻如不聞可也以正義救其君也乃深自省其言之不能入終上章他往之義不敢顧計也由之訓用經文爲多

巧言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太憮予慎無辜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

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幾沮君子如祉亂庶幾已君子  
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飲  
匪其止共維王之印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  
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兔兔遇犬獲之荏苒柔木  
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  
如簧顏之厚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  
既微且彊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讒譖之患何世無之非明且遠者鮮不爲病詩人遽以  
亂言以盜目之何也似若非朝之大夫也其迨爲褒妣  
離間言之歟故以父母發語以著其辭首章曰予謹無  
罪予謹無辜若善處父子之變矣迨是子懼不孝與號  
泣于旻天之意豈當時詩人見褒妣之亂而未見宜咎  
之悖乎父子之變至此非天爲之而誰爲天可逃乎謹  
之而已二章言僭僭初已足爲亂僭者若名分是非之  
僭差也豈褒妣上僭王但涵洪之而已遂至於讒然怒  
與祉相反而沮與已同類何也怒讒者之懷私也祉民  
祉之宜福也知讒者之情則見國家之福矣三章以讒  
爲盜矣信之者之過也盟已足傷况屢盟乎至再至三

而亂已長矣向之爲亂者至於暴矣禍亂之事人所同  
憂信讒者常甘心焉如飲鴆之自以爲甘也事至於此  
無由可止也罪之首不在他人矣四章之旨甚大辭若  
不相屬實一義也言國之宗廟其創業甚勞國之謀猷  
其垂憲甚天下之公理千萬人之心一人之心也凡  
詩必以正誼格之此類是也惟讒夫之心不可以人類  
言覺兔非犬不能獲矣小人之亂不歸於噬搏不止也  
五章之辭旨至婉謂不以曲直爲性木之有柔者又不  
止於曲直也樹之者誰歟言罪之在王也往來行言此

浸潤膚受之時也受之既多所謂積毀銷金積讒磨骨  
也至是讒者肆矣其言之碩大者受之者已久乃有不  
近人情者焉若是則亦不待巧飾惟口所出王皆信之  
矣如簧者聲之遠聞而悅人彼亦自無所愧故曰頽之  
厚矣六章何人斯如蘇公刺暴公同辭以其居下流而  
有微虺微猶尫羸也本無能爲而寔繁有徒其巧謀詭  
秘相與附和所以長亂無已也此詩終始以亂言信乎  
易之繫辭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東萊已引之  
於小弁矣爾勇伊何讒人之得志自以勇健天下莫已

若曾不知此時信而用之者長其惡爾一日放逐亦何能爲詩人可謂盡其實爲猶將多謂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况讒人得志誰不附和天下之中人皆化而爲惡寔繁有徒爾居徒幾何詩人謂不勝其衆也

何人斯

是詩之爲憂讒不難言也特有可疑者焉以詩辭求之止以過門不入爲憾而謂其必見讒君子之與小人處豈若是褊哉聖人存而不削亦非所以示後世以息謗止讒之道也信如此詩所云孟軻所謂無憾者矣何切

詩記卷第八

四十三

昌

切若是况終篇未嘗有憂國憂民之旨吾夫子編詩所主者大變雅諸詩大抵明幽王大戎之禍非不幸也其失自朝廷宮壺始焉朝之小人群處讒夫塞路自小弁以後四詩專爲讒也暴公果譖蘇公則蘇亦暴之徒不大相遠也見蘇公識不足以灼姦先受其禍尚覩其入而唁我暴之比黨而危之情亦足以示君子見幾之當早也善人君子之被禍無幾其係於國家者常不勝言治亂存亡之兆惟於讒夫之昌先見之聖人所以重爲有國者大戒董仲舒所謂不知春秋者也餘於卒章見

之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  
之云

名詩與發語皆隱其名從之者暴公爾暴公不能自立  
而從彼則彼其首也其心孔艱指其倡禍者也有爲之  
助者則其惡逞矣春秋之法專罪黨惡者無與爲之黨  
則惡必少沮詩人隱其倡禍而著其所從歸罪於暴公  
云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  
不我可

此章繼言從字若二人從之以行者也爲者倡爲之端  
也從者應和而助之者也使有一人阻以正誼則禍何  
由作云不我可復繼首章去字言遽與初異今乃有不  
我可之辭觀唁我之辭若蘇公已罹其患初若無隙今  
始見尤者也抑有所悔愧於中歟抑二人以其罪爲累  
於已故遠之而不見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  
于天

陳不知爲何事諸家皆作堂塗恐無所據豈所陳之次舍乎前後三章皆曰胡逝我梁此獨作陳其辭不可以臆說也聞聲者其前二章所謂去者乎殆夸其聲容而不忘憚者也小人得志之勢常若此若取瑟使聞之之意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以前凡四章皆有逝我梁之辭飄風若飄然而去者也示其藉躍之跡張其恣睢之勢使失其所者不能堪胡不自北自南詩人明其逞私之意以快其志者謂其得勢以驕陵之斯所以爲小人歟

爾之安行亦不違舍爾之亟行違脂爾車壹者之來六何其盱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二章皆以壹者之來爲辭皆設兩端以明其意安行則不暇館舍亟行則豈違脂車以前之二人從行後之伯仲推之則壹者若謂一人而來我亦可以自見也入與不入之辭易見也盱以字義求之亦視也旣來則不應

以望爲訓我亦幸於一見夫夫讒者之愬然如此被讒乃切切覲其一來亦不知務矣豈憂讒之切恐罪至罔加非不能以大義斷割乎言小人自張其得勢以見其言之行者古今同一轍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憂讒之時何乃以壎篪爲言此即二章二人從行誰爲此禍之意讒夫必挾其黨以爲助不然則讒不行故有應和如一者而後其言易入壎篪雖和猶爲兩也及爾

詩說卷第八

四六

昇

如貫則爲一矣讒譖是人者其不知是人必矣何爲有諒不我知之語要是蹤跡詭秘不使我知也此讒者常態也大凡小人者未嘗不託諸鬼神以表其無欺三物壎篪貫也歐之言信矣何以證之伯氏仲氏及爾者三人也三物雖殊比而同之則一此比黨而危之情似若無所告訐而訐之於神非求信於讒者也極反側之實事也三物不若鄭以犬豕雞爲安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醜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鬼與狐皆莫見其形言其妖恠也鬼蜮則不可得其形人則不可逃也有靦面目若掩匿其面目視猶示也示人以不可測知之情此詩形容小人情狀極矣乃曰好歌者何也蓋詩人以義理爲主處讒邪之時惟相睽異則情愈匿此詩專主一見其人一見其人則群疑皆亡如睽之上九也其初九亦以見惡人爲辟咎之道

巷伯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諧人者亦已大甚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諧人者誰適與謀緝緝翩翩謀欲諧人慎爾言也

謂爾不信捷幡幡謀欲諧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彼諧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諧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彼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禮記載孔子之言謂惡惡如巷伯易刑不試而民咸服是天下之惡極於讒而止矣詩有豺虎不食有北不受之辭殆無所容於覆載之間者也人之爲惡豈不有過於讒諧者乎聖人之言如此者以其變亂是非移易心



志長亂召禍浸淫無已者也小人用心之邪爲謀之巧  
果於殘忍盡力不少回者惟譖者不餘遺策矣楚之費  
無極不自取族滅不已聖人察禍亂之原故惡之深也  
巷伯之與詩人皆宦豎也詩人作詩以巷伯爲名爲萬  
世戒者此等固非賢者所宜置喙也惟類知類其間亦  
有不肯爲此者是以疾之近習之在君側其入甚易此  
題鴝之所以鳴歟一章萋斐之喻文之微者也纂組而  
成錦爛然悅目乃遽有太甚之辭二章哆侈亦猶萋斐  
也喙之大矣如箕張其口麗天不墜也誰適與謀似若  
其口自足以肆不待人之協力也三四章發語不相遠  
三曰慎爾出言謂爾不信尚未能必人之深聽也四曰  
豈不爾受至再至三豈有不受受之必矣旣盡也盡其  
術矣汝必遷其愛惡之本心也五章驕人勞人之辭似  
難求的大凡詩人多以彼此二辭以明其旨說詩者皆  
略之驕人以彼言讒者之得志而驕也勞人以此言被  
讒之失勢而皇皇也故訴天之視其驕而伐之矜其勞  
而祐之者也六章乃以二章之言申言之深言其姦邪  
有餘力崎嶇莫之並也故覆載有所不容焉七章楊園

畝丘可謂隱微而難知詩人本旨惟此二辭儻不能明則此詩之作何補於萬世臆而爲之說何以使人信且聖人存其詩以垂萬世必有易知者焉楊之爲木生於堤岸不食之地至於成園林矣猗猶菘竹猗猗之猗其茂可知其下安能植嘉禾哉畝者樹藝五穀之地樹藝五穀不於膏腴寬平之地而在楊園方茂之側所謂松栢之下其草不植蓋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士君子不能知時而仕於危亂之邦其見讒宜矣彼譖人者安足言哉此所以爲雅歟此所以爲詩人之旨

歟道猶小人道長之道託之以爲辭也

詩說卷第八

詩說卷第十一

信安劉克學

蕩

大雅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丞民其命匪謀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掎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對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屈靡究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包休乎中國歛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

詩說卷第十一

四

卿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洎爾以酒不義從式旣衍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蜎如塘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壘于中國覃及鬼方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是詩之忠愛慘惻可謂切至特當熟玩而詳味之耳首章言上帝却與板詩不同板言上帝板板正如此詩毛

氏所謂上帝以託君王也此詩之言上帝似是指天而言何以明之下言疾威上帝非謂君也二辟字皆謂君天道至大與蕩蕩民無能名同天無容心非私於商周也惟爲下民作之君爾今天之降威甚疾者以求之於多方爾正與殷武天命多辟同故繼之曰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繼以文王咨商之辭終之以商人鑒夏之戒也文王大聖周家受命之祖託之致辭咨商紂而告之吟哦此語感動極深此詩人立言之切至者也聖人進亡國之君而語之當文王與紂之事不但如繫易之言也自此每章指厲王任用非人最其大者也故首章二章皆極言之強禦健者也培克貪者也二者合而肆焉可乎在位則居朝在服則侯國天降此滔德興而用之不可也况盡其力以助之乎而秉義類發語不應有而字竊詳而如也若星隕而雨之而類善也如執善與義之人乃健而多怨對者應對如流在內爲寇攘之事力所不售而用詛祝焉則亦何所紀極此二章言用姦慝之極患也四章指厲王之恣肆美以包休斂怨之言推之則監謗專利之風著矣背側王自無助也陪

卿臣亦無可助之者也五章專言沉湎其行不義也如  
從法式愆酒過也止酒也明晦其晝夜之漸乎六章  
蠅蟴猥瑣也沸羹煎熬也小大者事無細大皆近於喪  
亡也人人皆尊尚其君所行曷不詳何義姑從毛說覃  
及者貫乎夷貊也鬼方高宗所伐之夷去紂時不遠殷  
商所服而亦惡之也七章以正義裁之者詩人常法也  
不時謂若不常也昔之爲夏者未幾而商是謂不時此  
上帝與蕩蕩上帝同皆言天帝有老成則文獻足以徵  
也無老成而有典刑不足徵詩人已不滿矣莫聽則典  
刑亦弃委不以法度守也由此言之人固重於法人能  
守道故也八章揭猶拔也猶金滕大木斯拔故有本實  
先撥之辭是詩用意精微陳義宏大雖召康之言不  
過如此

抑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  
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  
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及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其  
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

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  
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掃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  
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  
之玷不可爲也無易由言無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  
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  
民靡不承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  
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去勸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  
可射思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  
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莅  
染柔木言緡之絜温温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  
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於乎小子未  
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  
知亦旣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昊天孔昭我生靡  
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  
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旣耄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  
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  
遍其德俾民大棘

武公以宣王之三十六年襲位歷幽王之失國爲平王  
三公宜不應追刺厲王詩若自警其身衛人所謂睿聖  
武公者也公時九十餘矣吾夫子以其詩列之大雅幾  
於聖人之言武公生平自納於軌度之中至老而益嚴  
李迂仲謂其刺幽王亦追刺也詩之首句曰抑抑威儀  
維德之隅謂德者虛位也孰可執取哉武公以威儀自  
持以爲立德之方必有廉隅之度古未有此論也武公  
發之爾靡哲不愚似不與後世之說者相似猶退之所  
謂小黠大癡楊子雲謂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之類也人  
不能無所蔽雖賢智之人其所蔽殆不可醫庶人之蔽  
不過爲其身之病耳賢智之有所蔽也鮮不禍天下桀  
紂本以聰明爲恃陷於大惡後世如秦皇漢武之求僊  
非蔽而何隋煬帝唐明皇皆以英明致亂此最人主之  
通患故曰靡哲不愚武公所謂哲人之愚亦維斯戾是  
也哲人之所以不愚者爲其持守之嚴所以爲聖也次  
章有覺德行豈伊尹以道覺民者乎訐謨者先定其慮  
也然後以時布告又以其身爲天下則不以虛言可以  
化人也此兩章首末以威儀言之其武公所謂德之隅

乎三章其在于今指今王也迷亂于政方興起而未已  
惟顛覆荒沈而不念其後將安歸耶不復數求于先王  
以克恭其明刑之道刑似非刑法之刑上下文無此意  
也刑者儀刑文王之刑也四章肆皇天弗尚謂人既自  
棄天亦棄之天之生物因材而篤傾者覆之故其始如  
泉之始達其爲惡亦然終則淪溺相與俱云矣酒婦廷  
內以此爲喻也似若治其境土如雞鳴而起先滌念慮  
則終日所行皆自此而起也若湛樂荒迷則棄其時日  
矣此章之末似若當時已有戎狄之禍民勞亦曰戎雖

小子而式弘大故於此憂之焉五章質爾人民之義若  
質諸鬼神之質質於人民其治否何如以觀其德以侯  
度爲不虞之備若指幽王失諸侯而召戎禍者也以易  
言爲戒豈特千里之外有從違焉不可爲也爲猶醫也  
左氏曰疾不可爲也之爲此章與章專以言

其朋友

及庶民之小子與己之子孫世世繼承猶繩其祖武之  
繩也七章謂與君子相友善自其顏色之和柔若無過  
者也要其隱微之中自謂人莫見矣此專言隱匿之得



罪於神明也凡世之有隱慝者未嘗不被奇禍乃知武公不愧屋漏之戒中庸亦引此言而申之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吾夫子嘉歎不容已也則知武公之旨深矣八章首以君道重致其意若曰君夫當如何爲德不可不臧不可不嘉敬爾之儀可也僅能不僭差禍賊亦足爲民之則爾苟僭賊則民傲之愈甚如投桃之報李也桃李同類者也彼之以童童爲角者如俾由里殺者不以其類也實惑爾耳指鹿之姦也九章橫渠之說得之此復以哲愚異言之者不移之性也後三章皆爲其君發非追刺甚明呂成公旣辯之矣以武公九十有五而作此詩則已爲平王三公爲國元老且爲平王攘却大戎以定天位伯父之老也故其辭峻厲詳此三章武公之不滿於平王多矣以平王之悖武公之聖固宜爲此言也是平王之不可告語武公之有激於中甚矣借曰未知者再十章凡三言知十一章曰視爾夢夢白聽我藐藐辭不少恕者平王之悖無人道也民之靡盈似若如易之謙所謂盈也人之不可盈必遜志以受言可也一人必資教誨而後成誰有夙知者哉誰有早知

之而莫已有成者哉以上聖之資於老年而持守愈嚴者人無退惰之理故也退惰則喪德此武公身履之者也是亦指王之不受教也卒章告爾舊止則武公之苦口久矣曰喪厥國指大戎之禍也庶無大悔又將有甚焉矣前九章尚可謂爲幽厲此三章平王之實事也說者以追刺爲訓直以詩之次在宣王大雅之前耳然厲王之出奔亦可以爲喪國但武公嗣位於宣王時非可以爲厲王卿士耳詩辭攻王之惡如此若厲王之殺謗監謗榮夷公之專利曾不及焉非厲王明甚亦婉而切矣

### 桑柔

詩說卷第十一

八

昇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瘳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徃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憂心殷殷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憚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勸瘠孔棘我圉爲謀爲毖亂况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執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肴及溺如彼逝風亦孔之愆民有肅心莽云不逮

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天降喪亂滅我  
立王降此蟲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  
以念穹蒼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  
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瞻彼中林牲牲其鹿  
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維此聖人瞻言  
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維此良人  
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大風  
有隧有空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  
我悖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旣之  
陰女反予來赫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去不克  
民之回遘職競用力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  
善善雖曰匪予旣作爾歌

是詩之詳博且多奇辭奧旨三百篇莫有同焉者其義  
繁多又列之大雅雅宜未易言詁訓不詳作詩之故臆  
爲之說義皆不貫其失遠矣反覆玩味殆是幽王以後  
携王在位或平王初嗣位之時大抵與正月相似正月  
謂褒姒威之不得爲幽王在位審美是詩曰至今爲梗

曰滅我立王則爲携王之世其爲喪亂也去幽王已久序者謂刺厲王何不相侔如此察其時以明其事而後辭旨可得而知也詩名桑柔何也首章其旨固未及也遷云瘠此下民天不我矜是其間必言致禍變之故矣以爰求柔桑言則桑之茂盛又曰莠者深言其盛也其下猶下武之下其後止旬月爾乃有繁霜肅殺至於捋采其劉劉殺也凡言劉皆謂殺也隕霜之殺也興文武成康之亂纒踰二百七十年而犬戎之禍已如此携王之立平王又從而篡之宗周之強至於無所底止此詩之所以作也以此求之則詩之辭可得而通矣不殄心憂者憂心之不歇也倉兄猶愴怛也填父也吁今父矣呼天而籲之曰寧不我哀乎言喪亂之極也二章四牡旒旒朝覲之盛如此猶桑柔之時喪亂之生不少平夷無國不泯絕矣當此之時民已不衆黎庶者言其衆也具備也備受禍亂至於滅亡僅有餘燼詩人歎之曰國步此時已頽促矣三章言國勢無所依倚也侯國泯絕宗周無所依天不我與至於無所定止欲何往而可合詩辭求之當是侯國不支無能匡救王室宗廟宮室

盡爲禾黍戎狄日強中國日衰美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者周自太王以來所以立國者何嘗與夷狄較強弱勝負哉君子之道自如此其道本不可干也文武以是立國其強莫如焉一失其道夷狄乘之遂爲大亂極禍如此之甚誰生厲階指褒姒也至今爲梗褒姒已殺禍猶未息也大戎滅周之後日以彊盛爲中國患雖申侯召大戎而申甫皆不能保周之天子調民戍申戍甫固可見也四章以土字日蹙宗周殘破將遷洛邑又未能安故曰自西徂東靡所定處也鎬京在西洛邑在東故也

所觀者皆爲深憂如戍申甫之類而疆圉又甚急也五章謀筮之辭周家之言處禍亂皆以筮言書之大誥可證于時禍亂之後土字日削矣憂恤指大戎之禍也序爵之言誨者救禍亂之方也救亂之方當自序爵始朝廷自不治而後外患乘之矣如豔妻煽方處之爲禍原是也使朝廷旣治夷狄自不可乘夷狄旣乘之矣則當反之如執熱之濯可也以序爵之何能解禍乃相與及於墊溺焉六章之旨爲難知其大槩在民爾故再以民爲辭託風以爲喻八卦之義巽爲風而巽五實居於庚

庚猶更也變天地之氣者風而已爾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拔木發屋條寒條雨觀之豕所謂天之神道者也。朔風則氣寒矣孔子爲之變帝舜以弗迷爲盛民之肅心宜乎其不逮也。莽與小比莫予莽蜂同義此詩毛氏以使爲義周頌以掣曳爲義孔氏援孫炎同之以此詩求之有若掣曳之意稼穡以民言代食若在位言猶代耕也七章乃申言稼穡之旨周以務農立國稼穡之病則民與國皆受其病滅我立王指平王之篡携王也。蝥賊之害稼興犬戎也何以證之繼之曰哀恫中國則曉然矣具如大夫具官之具贅如贅旒之贅內外諸侯皆廢厥職安有衆力能勤王乎宮蒼指王室也八章乃別言携王以正平王之罪惠君携王也言民所歸心也秉心宣猶考慎其相携王之善未必及是周人愛君之辭也維彼不順指平王之逆也所以再言之自謂可以獨立而能善後也蓋其心腹非有人性天下之人無所歸戴莊周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者也九章取喻於鹿何哉鹿以奔爲義所謂鹿斯之奔者也。牲牲猶朋友也鹿聚於中林一有所警四放奔突不可禁止喻民之

遭亂者也人之取友以其患難相死今乃若有諧之者  
不以善道相與矣所以進退陷溺者也十章以聖愚相  
比爲言里之訓憂似若無謂靈漢詩曰云如何里則里  
宜以憂爲義百里謂百憂也宜不勝其憂而乃過於喜  
焉是所憂不可言矣狂與前卒狂相應喜若狂也不言  
者非不能也有所畏而不敢也靈漢詩之七章云如何  
里蘇氏曰里居也義其優毛氏以爲遠慮其搏扶搖而  
上者九萬里之意十一章毛氏以迪爲進亦有進義猶  
達也良善之心正與忍心相反而好惡易位如此宜民  
之好亂者安於荼毒以逞其忍矣十二章復以風爲言  
又非如六章之旨謂風之異於常者當有隧道其力足  
以空其山谷孔子必變之時凡所作爲不敢不善若彼  
不順於理者如八章所指曾不以天變少沮焉征進也  
反以中心之垢惡進進而不已十三章中言大風有隧  
謂自絕于天非天變所可回也惟其所敗而已敗於物  
猶可諉併與其類而敗之焉聽言則對言其讒也誦其  
所自言者以詰之則不能對但如醉耳善良之當用者  
旣弃之矣反使我悖其善良而行戕賊焉其敗類乃如

此是豈可與爲善哉十四章終次九章朋友之說以明善惡相反之情謂彼之與我相反者我之言亦有時而中如弋飛虫者也旣足以此陰女矣又飾其事以欺我赫如蒙莊所謂嚇也十五章言其情之無極矣其所主者以善於相背自以爲能者也凡不利於民者悉力以逞如有所不能武王謂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孟子所謂穿窬之類也其於邪僻之行專以用力爲競矣卒竟始信其禍亂之無已時故曰民之未戾戾定也在於爲盜爾盜與寇等爾而參言者猶公於爲惡也寇則攘

劫矣覆背善譽政如盜跖荅孔子之言所謂盜亡者耶旣作爾歌自十三章已言予豈不知而作字固相應匪予亦若予豈不知而作之意皆爲朋友作此言也自有肺腸又再斥之曰維彼不順征以中坳一時情狀曉然可謂微而顯矣幽王廢立非可以不順斥之審也言不順者逆也幽王大戎之變振古所無幽王在位纔十年而變雅四十有二合文武成康七十餘年文武周公父子而處太平之極功見於歌詠之雅七八十年間在二雅纔四十一篇何幽王時詩雅若是其多哉詩之先後



次序似亦難準詩辭與時事皆不合幽王之詩未必盡出於十年之間凡幽王以後皆在焉序詩以黍離降國風遂悉以爲幽王之詩爾其詩雖多其言大戎之變不止於過半序詩者不能知也且申侯忿幽王之廢立召大戎以亡周殺幽王虜褒姒平王在申預聞其故矣篡携王而自立驅國人而戍申無復有人道吾夫子爲君隱矣惟此詩微及之爾斤平王曰維彼不順自獨彼臧之意皆爲朋友作此言也前言時亦弋獲謂我言有時而中也我今作爲歌詩者言將驗其言於他日也

雲漢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群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惓如

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群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  
俾我遯旱旣太甚龜勉畏去胡寧瘖我以旱愴不知其故祈年孔夙  
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旱旣  
大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  
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瞻卬昊天有嘽  
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羸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  
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是詩之繫於大雅殆不可識豈以其憂懼之甚有志於  
民歟有志於民非大無道之世未有愀然者也觀其詩

辭憂念雖若皆罪已之實意也弭天變而以罪已爲主  
應天之道也若果爲仍叔之辭臣子不得以自罪之意  
加於君上而辭旨所寓自罪多矣觀王曰於乎之辭豈  
一詩皆宣王之辭乎其間如寧丁我躬尚可謂古人與  
君一體如寧俾我遯之語決非臣下敢以是加其君其  
宣王口語必矣觀詩之憂民不自愛其身况敢以位爲  
安豈召公嘗以其子免王於死同其憂危見天文之美  
而愈憂焉雲漢之章天文之美也以災變之荐臻乃以  
天文之美者名詩謂天道本如此所以致災者我實爲

之也見天文之美而愈憂焉以靡神不舉之心而莫我聽自反之機固存矣二章后稷之不能上帝之不臨寧使我當其咎也觀三章之旨則旱亦極矣將使我周無遺民也天當罪我而不遺使廷臣之共畏憂若祖業於此而摧壞也四章云我無所若無地措身矣天命謂國命之將促也不暇他顧矣五章謂禱而不應將以身去之也是以曰邈六章則不敢委而去欲以身當之寧以旱而瘠我不止謂病我也敬恭以聽於神無所悔怒也七章謂灾變若此爲臣爲友豈肯涣散而不經紀其國乎

序群臣之職而嘉其體國之心雖小夫賤吏亦同其憂人心所同天心自格籲天而告之有不能言其憂者也詩記備諸訓里爲憂之義其詳可以據矣且如十月之交悠悠我里訓詁以爲憂爲病矣桑柔瞻言百里似亦爲百憂也桑柔以里與喜協音喜與憂反其類也則里可以爲憂又若謂旱天高高在上有九萬里之遠如以字言亦焉可盡非也蘇氏之說爲優八章歸昭假之功於臣下至是不復以旱旣太甚爲辭矣曰瞻仰昊天有嘒其星昭臨甚明所以昭假者大夫君子無餘力矣此

章無憂危之辭太命近止與四章同之勉其臣之益盡其誠不必求感格之效爲我之力以違戾群臣之心也再言瞻仰昊天至是殆與天相感通矣宣王一遇旱灾恐懼憂危如此賈誼謂一雨爾慮若更生是國無三年之蓄必矣豈共和之後天下已非前日宣王之憂已如此非但如成湯而已其言皆知道之言也將以天下遯其公天下之心耶

崧高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

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亶亶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

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王

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

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

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躑躑鉤膺濯濯王遣

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徃近王舅南土是保申伯信邁王餞于郇申伯還南謝于

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糗式遄其行申伯蕃

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

之元舅文武是憲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搢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宣王立於共和之後厲王之末年國人方不順諸侯未有以蕃王室爲心者閱十有四年雖宣王以嫡長繼世幾及於難自夷王之後天下諸侯不能尊周厲王之見逐者國人也雖非諸侯然王之奔彘諸侯固有聞知今不識宣王以何功而改封申伯申伯以何功而見美於詩抑書傳之潰略耶抑非大故而書傳不錄耶謂其以賢而見親於天子詩無美之之辭也止以元舅而親之

耳豈異姓謂之伯舅不必其果爲母舅也是未可知也凡功以王功爲大豈有天子蒙塵諸侯曾不奔問官守待至易世乃以功見錄歟首章兼言甫後黜甫而獨言申豈二國糾合諸侯專立宣王而諸侯始知統一故有四國于蕃四方于宣之辭若箋謂甫侯即穆王呂刑之所訓又未可知也呂即甫也信然則穆王之末至宣王之初一百二十年其人宜不存也申與甫之蕃宣王室他日幽王娶于申而廢申后申侯導犬戎滅周同此申也雖善惡不相掩而此詩未見申甫之賢與功第見其

爲王之恩寵也竊意厲王之奔國人圍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召公以其子代而太子得免於難周召行政曰共和二相之立宣王由申伯率諸侯而立之宣爲賢王遂以中興召公推申伯之功故言申伯之功召伯是營也然則忠於王家者召公也世之言共和者皆曰周二伯行政曰共和汲冢書曰共伯和左傳王子朝奔楚告於諸侯曰厲王流於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首章惟申及甫維周之翰翰者諸侯之事非大臣之事此作詩之本旨也故於周之南國使邑于謝而遷之是以建新國以報功登是男邦世執其功由是推之尊立宣王者申伯也協心共濟者甫侯也主於內者召公也召公奪父子之愛以保護宣王非外諸侯之力不足以定其位尹吉甫尊申伯爲元功於召公之右者重在諸侯也王位既定於是立國於周南之地建城邑遷私人非前日之舊乃新國之制也若是則四章所謂往近王舅謂自茲以往可以近王之舅以爲蕃宣近蓋實辭也申之有功於王室如此是以幽王娶之申恃其功幽王黜申后而申怒乃召大戎乎七章所謂周邦感喜王室藉申伯以安宜

人情之喜也卒章言申伯之德所謂揉此萬邦聞于四國謂其能以尊王室而倡諸侯也非以是詩爲斷當時之事蓋昧昧焉而宣王若嗣立於平世矣蓋周之王天下本非有求於天下諸侯自歸之虞芮質成而受命不期而會于孟津者八百國遂以克商故成王大封同姓五十三國昭王南征不返管仲以爲楚罪穆王立而呂侯訓刑而曰呂命非出於天子也夷王遂下堂見諸侯厲王出奔而諸侯間之宣王見射於杜伯幽王見怒於申侯而有犬戎之禍周遂滅焉平王東遷而依晉鄭周以諸侯爲重也久矣宣王承厲王之後非申甫不足以自立宣王之中雅十四詩南征北伐豈無係於天下大政者而列之小雅今乃以申伯之功爲宣王之大雅者蓋當諸侯渙散之後申伯首知尊王故乃疇土建邑而遷其國召伯爲之營城吉甫爲之作頌著當時君臣之情也孔子嘉宣王之中興美申伯之翼戴內外同心爲天下得人而王室復振遂有以統一諸侯成中興之盛是以大雅以崧高繼雲漢非但見宣王以危懼濟大業而申伯以知尊王爲群牧倡關於興衰之大體豈征伐

小事所可並申伯有大功於王室一激於幽王之廢由  
后遂召大戎以亡周雖有彌天之功亦有彌天之罪聖  
人正平王之罪於豳離存申伯之功於崧高功罪皆著  
而不相掩豈待春秋之法嚴編詩之法蓋亦不恕

### 豳良

天生豳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  
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  
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王  
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續我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

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  
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如剛亦  
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  
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  
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  
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喈  
喈仲山甫徂齊式邁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  
懷以慰其心



生民推本后稷綿之民之初生推本公劉皆以王業之興爲言以民名詩宜也以仲山甫之賢而以民名詩何哉詩人之旨各不同此推本其所性也三代以前言性者若出於一蓋三代道德明於人心未嘗偏駁故其言若合符節近世諸老大儒極其精思未有能一之者道已裂故也且尹吉甫所謂物者何也晦翁謂物事也誠亦有之古亦有以事言性者也洪範之二五事亦性也五事性之體也孟子篤於言性其曰故有物必有則本其固有之物形諸事者也嘗曰萬物皆備於我此其所謂物也不可更於物之外別立名義也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人亦物耳孩提之童無不愛其親者及其長無不敬其兄也五常五事非物乎詩之有物非可以是言也物之生則爲一物爾人生之異乎物也萬物之善人皆備之矣故曰萬物之靈萬物皆備曰天生丞民所謂天之生此民也物之偏者人皆全之無所不可至也就其五常之性言之亦有則焉愛均也而有親親敬均也而有長長孩提之童不可以無差等也無不皆備非天予之乎人人之所固有也有必易失矣東而守之爲常

性好而樂之爲懿德孟子性善之說全與此無異聖賢之言性不必相襲而自同者其道未散故也若此詩之美仲山甫又有加於此矣天以有周之昭假爲生賢佻則鍾稟之醇又出乎其類矣天雖爲君而生賢仲山甫則能以人而全其天充其所養之德而全其所有之性幾於盡性者矣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專以法則自持不使愆忽少懈學古敬君以達之天下無一少懈周公偃儂孔子提携文王小心翼翼衛武公以威儀爲德之隅惟此詩言性之德而極於威儀翼翼著其德與性

合而爲天下之全德焉惟仲山甫耳其幾於聖者歟三章謂其下爲百辟之法上爲天子之師外爲四方之準四方爰發人皆興起於善此其居輔相之位佐王之功也四章言其自誠而明成已成物之全德也五章言以己之中正制物之偏也六章謂德之精微仲山甫所獨能莫可得而助助猶回也非助我之助輔說者皆以輕爲義惟吾夫子以爲精微仲山甫精微所獨能足以正君也後二章雖言其寵錫之盛足以稱其德其始賦政以定王國其終端歸以全名節自其稟賦以極其勳業

無一不備吉甫善於立言真所謂穆如清風乎所謂餞  
送以詩似若近之曾不思吾夫子列之於大雅誠非淺  
之爲言者也

韓奕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續我  
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  
以佐戎辟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  
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篚第錯衡文衣赤舄鉤膺鏤錫  
鞞鞞淺幘脩革金危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

詩說卷第一

十五

光祿

百壺其殽維何包鼈鮮魚其醢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  
乘馬路車邊豆有且侯氏燕脊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  
之子韓侯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  
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蹶父孔武靡國  
不到爲韓媾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  
甫麇鹿嘯嘯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旣令居韓媾燕譽溥  
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  
其貆奄受北國因其伯實墉實壑實寶實寶籍獻其貔皮  
赤豹黃羆

是詩有不可知者韓侯非有大功于時但見其爲錫命之重賜予之殷餞送之華寵綏之盛無一語言其功繫於天下國家之大體也仲丘列之大雅加於征淮夷徐方之上然均爲錫命乃獨厚於汾王之甥乎矧韓侯始壯有室未足爲四方之所屬心也序雖謂吉甫所作其然乎况又非理義之精微吾夫子必有旨也凡詩之大旨多在卒章見於首章者甚寡今首章以梁山爲韓國之鎮曰有倬其道韓侯受命卒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先祖以百蠻受命韓侯以北國爲伯則詩之大旨著矣三代時夷夏雜處特莫詳以陰山限北夷始於何時秦之長城非始皇所能遽及也惟此詩見之禹貢導山治梁及歧旣修太原冀州之地六月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則北夷之強素矣似若宣王薄伐之後以韓之先祖嘗統北國遂嗣封韓侯盡統燕師以限蔽北夷韓侯雖方壯年亦足以世其業而中國亦賴之以爲捍禦可以免於侵軼之患當時諸侯不知蕃屏共和以後王政僅有存者宣之初天下無從諸侯韓以新纂之緒欲其爲忠王家以強中國故重其辭曰王親命之重君命也

曰有倬其道韓侯受命如此其不小也朕命不易當作  
去聲始復其國固不宜以更易爲訓也蓋言我之纂繼  
始未易也非爾表率糾合不庭之諸侯以佐大君無以  
宅此位也二章封國既定則明其入覲之容錫命之盛  
始建國而未就國以其介圭爲入覲之禮猶崧高錫爾  
介圭以作爾寶也其下皆寵錫之物矣三章言履封之  
始餞送之儀四章韓侯之始婚也五章爲韓侯之妻言  
汾王之甥汾王厲王如鄭氏之說可也卒章其始所謂  
盡復其祖之業以統戎狄歟厲王之後諸侯背畔宣王  
嗣立申甫糾合諸侯少盡蕃宣之義而北方之國惟韓  
侯倡率之使知尊中國故詩翰不庭方以佐戎辟又奄  
受北國因以其伯吾夫子列之大雅者蓋以周室中微  
至是見周之盛典所謂大雅者抑別有深旨而莫可識  
乎大雅之詩多太平之樂事與詩人之名言耳

### 江漢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旣出我車旣設  
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江漢湯湯武夫汎汎經營四方  
告成于王四方旣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江漢

之許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疫匪棘王國來極  
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  
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釐爾圭  
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  
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  
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是詩之不可知者幽厲尚都豐鎬非若平王之遷洛也  
自洛指淮固已遠矣自豐鎬指江漢地勢隔闊可勝言  
哉首章再言淮夷序詩者遂以爲伐淮夷說者因若謂

淮即江漢辨其淮之南北然亦與名詩之旨不相入曾  
不思詩人之旨也淮與江固相近漢水安在哉此猶說  
小雅之鼓鐘謂幽王作淫樂於淮曾不思幽王荒于色  
未嘗出豐鎬而南也說此詩又益甚焉蓋詩之名江漢  
者指南國之地勢爲言四月之詩謂滔滔江漢南國之  
紀凡言南國多言江漢者地勢之最著者也召南亦以  
漢廣名詩故此詩首二章皆以江漢喻武夫其三章曰  
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則其指地勢以明武夫固圉之功  
明矣詩之六章未嘗有出師征伐之辭如常武也所指

召公之祖則召康公佐文武基命日闢國百里之初也  
欲召穆公篡其祖業以振起於幽厲渙散不屬之後諄  
諄以召祖爲言者詩人之大旨也首章先言淮夷者非  
爲淮夷也按淮夷自武王崩之後挾三監武庚以危周  
周公知其罪不在淮夷殺武庚管蔡待天下太平乃始  
東伐淮夷遂踐奄而不及淮夷伯禽封魯之初淮夷尚  
爲魯患聖人無所忿疾知不足爲國家患至宣王中興  
國勢旣強未嘗用師而淮夷自來而有淮夷來求淮夷  
來鋪且明言其匪安匪遊匪安匪舒則出車建旗非往  
伐矣宣王得待夷狄之道自昔不服之夷皆自來臣服  
詩人是以歌之仲尼是以列之大雅以明其一統也常  
武之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之辭則此詩以地  
勢言固圍可知矣四章所謂無言予小子其指何人耶  
上言天命召虎則無言之辭王命也予小子若宣王自  
謂之辭無以我爲小子不足與有爲汝當自以似其祖  
爲功肇敏爾之功自今以始也詩人之辭當以意逆五  
六兩章君臣相孚之情也以文德終之有帝舜服有苗  
之風焉

常武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  
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  
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赫  
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  
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闚  
如虍虎鋪敦淮濱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嘽  
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綿綿翼翼不  
測不克濯征徐國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  
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詩說卷第十一

三十一

光九

是二詩無出師致伐之辭惟常武則嘗征徐矣不待師  
臨其國而徐自來服也若江漢則師亦不及淮夷之境  
矣二詩所以爲大雅而常武所以次江漢者也名詩以  
義起詩辭不及也序釋其名詩之義耳詩辭無常武之  
義故宋氏有召穆公特名其篇之說詩皆武事也首章  
王命卿士之辭天子將以六師討戎六卿盡行王召六  
卿而命之曰昔南仲大祖爲大師皇父以整我六師脩  
戎備者豈若元戎乎既能敬戒以幸惠邦人矣尹氏之



爲世卿王使將王命程伯休父以治兵率彼淮浦循  
淮而往悉師以行無留與處者三事者即周官之三事  
大臣也書曰三事暨天夫周人之名官皆然立政作三  
事孔氏謂天地人之三事亦通觀三章四章五章之辭  
整堂堂之陳以臨徐國實采堂交鋒也命皇父爲大師  
程伯休父將兵兵師之政舉皇威遠暢不必征伐而遠  
夷自服此可以常久之道也截彼淮浦王師之所則王  
師所駐可以截淮夷徐方相挺之勢二寇不得相通則  
二國之難易平矣王猶允塞者不用智謀也名正辭順  
大義在我醜虜之心自折不待師臨其國而徐方來迎  
矣故曰徐方旣同四方旣平淮夷已滅徐之勢孤遂款  
于庭徐之誠服無復反側宣王不肯窮兵竟爲班師焉  
此與前詩同二詩王者之師也常武止以程伯休父治  
行師之律耳兵不交鋒背叛盡平惟宣王得與文武並  
焉詩之名以常武者其以義起歟若謂武不可廢常當  
振舉如敵在境有事用之則無不震懼而成功可保此  
王奮厥武所以爲可常也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  
其瘳蠱賊繁孽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又有土田  
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  
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  
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  
維婦寺鞠人忮忒諧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  
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  
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吊不祥威儀不類人之去亡邦國殄  
瘁天之降罔維其優美人之去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  
其幾夫人之去亡心之悲矣膚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  
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鞫無  
忝皇祖式救爾後

幽王之變雅四十有二吾夫子於變雅之中獨取二詩  
列於此不與變小雅參焉其旨宜大特於二詩未易可  
知耳詩之刺褒似者多矣是詩何如其大也所謂大者  
必有萬世不易之法義理之卓然者而後可以爲大今  
詩之所戒與他詩若未甚遠詳而求之其戒用婦言者  
不以智哲爲可恕惟哲婦爲尤可戒婦而以智哲稱此

亡國敗家之定理故歸之於天之降厲焉其立言之要則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鴞梟逆類周公之指叛逆也長舌厲階過於天之降亂併以官寺並言焉又若謂官必依婦以行之者也世主之顛倒錯亂如成賊如網罟其端皆自婦始也哲婦而懿者猶若此彼美而生龍蛇者又若之何詩人悉誘之於天者無可救藥者也聖人欲示萬世大戒不使一毫開哲婦干政之漸此其異於他詩者也四章之言忤惑讒譖者必然之勢也所謂女德無極婦怨無終者即此之豈曰不極伊胡爲慝也如賈得三倍之利其心豈有止極哉惟君子識察其然但以蠶織役其心使自以爲樂更弃蠶織則何慝而不爲哉武王雖以無彘爲戒皆言其無惟此詩爲深切也五六兩章皆以人之云亡爲辭指幽王之必亡者也五章辭旨隱微隨字爲訓何由通貫刺亦有責義神繼而言同此義也謂天何其譴責之甚也神何不厚責哉天神交謫而禍亂不輕矣始捨大狄之將迫而在我諸臣自相疾忌內外交變矣王之不吊不祥見於容儀者何其不善也詩人斷之曰王之喪亡固宜邦國自此殄絕凋

瘁矣六章乃言其憂詩記所編毛鄭蘇說爲得七章憂國雖切不忘忠愛檻泉之出甚微乃遽至於深藐藐昊天言天道廣大無不可鞏固之理王但不忝爾祖庶幾救汝之後人耳由是知大戎驪山之禍詩人先知若是其明也

召旻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瘠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天降罪罍蟲賊內訌昏椽靡共潰潰回適實靖夷我邦臯臯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宥我位孔貶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䟽斯裨胡不自替職兄斯引池之竭矣不古自頻泉之竭矣不古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引不裁我躬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名詩與小旻相近而詩辭莫有同者焉惟回適與潰爲同耳小旻天抵言謀猶之紊未至於喪亂也此詩之喪亂逼矣序以閔言旻異於小雅何哉召旻之列於大雅莫可知也又繫之召公雖卒章以召公關國爲言亦莫

明其所以大也。自分陝至共和，召公固專任國事。况穆公以其子免，宣王於難而訖，以中興其用師於淮夷。江漢又皆召公所統之疆域。今也日蹙國百里，而周遂將滅焉。仲尼惜周世之盛，而至於斯將，以見周家盛衰之變，故列之大雅乎。小旻之謀，猶回遁潰亂，有喪亂之兆耳。此詩之作，勢將紛矣。其禍亂之已成乎？君臣懵不自知也。曰：疾威曰篤，降喪不復，可爲矣。飢之病我，至於民之流亡，居者內地，圉者外地，皆荒虛矣。不待大戎之來，周已不能國矣。三章章詆之辭，不可臆爲之解。王氏之說，大抵是已。兢兢業業，非兢兢業業於治國也。憂畏於禍亂甚久而不得寧處也。我位將貶，損諸侯多不朝事矣。二章謂禍自內致，國之內治已壞，故言蠹賊內訌。夷靖二字，雖非禍亂之辭，然昏椽回遁固壞亂之象矣。曷能嘉靖哉？實靖夷我邦，夷猶陵夷之夷。靖如王氏之意，可也。四章言卒荒之實也。民如草莽，無一事不潰亂矣。五章言昔富盛如彼，今之喪亂如此，甚言其禍亂之亟也。彼疏斯裨，指當時用事之人本疏遠也。本稊稗也。以疏遠之人秉稊稗之質，豈應近執國柄，貴寵而竊國哉？胡

不自視其然廢退而替去況以久居其位主此事如此其長也曾不顧禍亂之及乎六章謂本末交耗也池潑水者也池水之竭不言自外之不入泉自地湧者也泉水之竭不言自內不生矣見其竭既不原其所自但言禍亂之爲害溥博如此主此禍者如此其大也不但裁我之身而已所謂至死不悟者也詩人於是乃以理斷之曰昔文武之初召康輔相今彼之疏輝者固位不去彼與茲對言境土日蹙孰得孰失不難知也再言維今之人哀其無知之至此極也不尚有舊者亦不復知有

舊日召公之事矣是可哀也已矣瞻卬召旻之係於大雅者在瞻卬則言國事內壞卒有固國之道在召旻則言君臣內蔽當有保國之人非徒爲憂畏而已吾夫子當周之衰哀文武之大業而受亘古所無之禍以萬國之主取而殺之如狐兔腐鼠然又厲王后而去之宮室宗廟荒爲茂草原所以致禍者非天也厲王之罪薄幽王之惡大也觀變雅之旨周之自亡固已久矣非申侯犬戎之罪召旻之作犬戎之禍未形乃曰日蹙國百里豈當時所謂戎成介狄者已侵削疆土若當元祐之初

諸賢能明其義大聲疾呼如變小雅之怨惻精切當時  
固未若幽王之荒禍潰亂尚有可救者焉然當時小人  
之得志則盡如詩人所形容之情矣

詩說卷第十一

詩說卷第十一

三七

俊

詩說卷第十二

信安劉克學

清廟

周頌

於穆清廟蕭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周頌三十一詩似皆樂章也三百篇雖皆可歌然周禮籥章所掌函詩函雅函頌鄭氏謂皆在七月之詩詩亦分而三之此其被之金石者也若周頌之辭旨音韻真樂章矣當制作大備之時以某事奏某詩非特人歌之

金石絲竹皆得而譜焉者也故頌之辭皆以簡直精誠爲主况清廟兩言時夏非爲樂章乎周頌之序與詩意不相異其樂工之所記與商頌十二篇所存者五似止是人之所歌非若周頌也吾夫子即周之樂章取而存之於詩使百世得以通習焉於穆二辭似形容清廟之容與成王祭祀之敬顯如書之不顯哉文王謨承如書之不承哉武王烈兼言武王也秉文之德專言文王也清廟之祀文武並列獨言秉文之德者尊無二上也於穆與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同辭頌文王之德與矣同也



惟此二字所以尊文王

維天之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  
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此詩似是宗祀文王配上帝之時非廟中之樂也中庸  
純亦不已所謂配也中庸合純與不已爲一文王即天  
也溢我者文王也篤之者成王也收之若近於書大誥  
所謂俊受休畢圖功攸終之意駿惠若二義尊大之也  
詩以天命名詩若謂周之興天實啓之是以生此文王  
而王業遂益隆也篤以行言其義似亦淺矣

詩說卷第十二

二

六

維清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廟曰清廟此詩又曰維清推本文王之聖專以清言其  
天得一以清乎文王之配于天惟此義足以當之禋祀  
以肇於祀文王呂成公之說窒矣似若此詩以成王爲  
主能緝熙文王之典肇始禋祀故迄周有成如武成之  
成所以爲周家之福

烈文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  
維王其崇之念茲武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  
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此豈燕諸侯之樂因其來助祭而燕享之而戒勅之辭  
有維王其崇之之辭王成王也烈者功烈也友邦諸侯  
宜有功烈文者能致治也以二者待諸侯也以其來助  
祭故詩名以烈文爲辭卒以前王爲辭使之不忘繼序  
其皇之繼承循序以美前日之功於不可忘

天作

詩記卷第十

三

五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  
行子孫保之

詩人以作字名詩作興也興周於遷岐者雖大王也有  
天命焉實始翦商者天命也故以是詩專歸之天繼言  
彼作矣岐者周之始遷此人之所作也當作此詩之時  
周又再遷矣故曰彼徂矣去岐而作豐矣成王之時在  
豐不在岐也毛鄭以夷爲易可也詩言大王及文王也  
文王未遷豐之時也觀孟子言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  
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

文王亦以治岐聞於天下皆平夷之事也似若文王生於岐周西夷之人也有西夷大樸未散之風豈有代商之心哉尚有夷之行最爲周之至德天自興之爾其事不出乎畎畝周家世篤之也

昊天有成命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維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是詩殆莫可知以爲祀天地而不言天借曰尊事之至不敢指言又非及嚴恭寅畏與降福照臨之辭似若宗祀文王之詩故言受命基命者也此非學者所敢臆也又若天下太平禮樂大備之際方作洛之時周召猶曰王厥有成命是作洛之時周家未敢以成命自居今言成命告成於神其在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其時蓋相近也惟欲其盡心於有常而後能安定也蓋畏天之篤不容自安之意

我將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名詩之義何哉借曰祀文王似不應以己爲主也似若  
省牲養牲卜牲在滌三月之時所以致謹致嚴之意故  
以維羊維牛爲首辭也不敢指言天祇以儀式刑文王  
祀天之典法庶幾上天佑助使天下安靖非以己當天  
之福惟福文王而爲之歆饗焉至敬之辭也故其名詩  
非以己能饗天將者猶未祭而致其敬也託諸文王以  
爲感格之本故卒章始言畏天而幸其可保若是則名  
詩之旨似亦近焉似不必謂頌皆爲樂章也

時邁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石序有周溥言震之莫不震疊  
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載  
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是詩似若兩章自明昭有周而後諸侯事也始之震疊  
以禮法繩之而非威武也是以橐戢以明周之本心焉  
使諸侯尚德被之於時夏而後信人君之能保爾國也

執競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  
四方斤斤其明鍾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

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詩言其競有此武功也以執競專歸之武王明武王之有天下也烈大也而武王所以成大功者在於參上帝之所美也雖以功定天下其顯曰斤斤者皆德也書曰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謂武功本明德所致非以兵也此詩似燕諸侯受福於祀事之後故有醉飽之辭周禮鍾師以鍾鼓奏九夏鄭氏引呂叔玉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競曰襍襍簡簡來反

思文

詩說卷第十二

六

昌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周家郊祀后稷以配天蓋謂民生所以能立皆本於后稷爲之極焉極猶井幹屋危也猶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也生民之誕降嘉種而不及麥訓以字之從牟爲義耳豈別有義春秋書麥苗傳言食新皆以麥爲重豈成熟於萬物生育最足以濟民之饑乎所謂思文者猶堯之文思耶謚法以文爲尤大惟此詩與時邁爲周公所作

殆見二詩皆有時夏之辭爾然自清廟以來非周公不能有此詩

臣工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畚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庠乃錢漻奄觀銍艾

序詩者以何辭證其爲諸侯乎詩辭無一字相近似也此止是戒勅周之臣工如遂人遂大夫縣正里宰之屬使之修稼穡之工事爾周家專以重農爲政若周禮籥

詩說卷第十

七

星

章凡國祈年于田祖歌幽雅擊土鼓樂田畷所歌之詩乎務農重穀是已來牟與思文同辭幾於祈穀矣

此詩亦猶今世之勸農故有命我衆人之辭古者私田稼不善則非吏是以如此諄諄也再用嗟嗟之辭先言臣工又言保介皆教之意

噫嘻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當太平盛時縱非樂章亦非歎所也後世如元結作中

興頌言祿山之禍首亦曰噫嘻前朝則可也豈後世以  
此二字若後世嗟嘆之辭遂以此釋之爾歎有二有歎  
美之辭此非嗟嘆臣工之比也名詩之義莫可知已似  
恐是古今語音不同詳此詩是登進其民勸以耕耨之  
詩噫嘻若煦咻其民之意周王與其民相唯諾故有是  
辭言成周之王甚親昵爾民也昭假固當如朱氏之言  
也如不泥其辭以詩意涵泳之迨是昭臨爾民登進而  
告之使爾農相率協力以興於農無此疆彼界爾

振鷺

詩說卷第十二

八

呈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  
無斃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此詩之所歌為燕歎抑為助祭歎助祭在周廟無所  
用詩也若燕二王之後序有遺矣是詩與有客同宜  
別而二之也豈有客所以尊微子歎代殷後二王又為  
誰之後哉其陳杞乎是三恪也商之子孫聖人不臣其  
先代之後故亦以我客為言言彼此猶稱殷士也不奪  
其念商之本心也在彼在此位有所別無惡斃則一之矣

豐年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廬萬億及秭爲酒爲醴丞稟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有瞽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磬祝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嚶嚶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詩曰在周之庭序曰合乎祖夫合大樂於祖廟而奏之在周之庭肄習之所也奏既備則必在宗廟之中先祖是聽矣使瞽者在周之庭爲宗廟之重也此名詩之旨歟特合祖之辭義亦至

詩說卷第十二

九

昌

潛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省鱸有鮪鯨鱣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詩以潛與漆沮並言潛亦水名也毛氏訓潛爲糝孔援孫炎謂積柴養魚就有考據曷爲與漆沮並言按禹貢導渭會豐過漆沮入于河梁州之地沱潛既道又云浮潛逾沔入于渭亂于河則潛水固與渭相通亦與漆沮相近安知詩人謂潛有多魚非潛之水乎似不必衍而



爲積柴之說也且於辭爲順

雖

有來雖雖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魯論八佾所言於禘祭所奏之樂也有來雖雖在廟門外之容故曰至止肅肅則有來爲未至矣聖人之取義皆取其未用誠之積爾如易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不得以旣薦爲義所以然者禘者祭之尤大者貴其誠之至重之於廟門之外不特在廟也亦猶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豈特於施其敬而後以爲言也

戴見

戴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中央偉葦有鷁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宇純嘏

味詩之辭亦有始見于武王廟之旨何爲而始見乎蓋武王之克商實君而去之庶商諸侯臣服于商者宜未朝于周也自大誥黜商之後天下一統庶商諸侯同於

作洛見士于周固宜始見于周廟而名以載見也其朝  
覲于周求所以爲典章者而奉承之嗣王乃率諸侯以  
見祖廟自烈文辟公以下若前者烈文辟公之詩同所  
以待之者如友邦諸侯亦以烈文辟公爲辭見周之待  
之者無間於異代也所謂昭文章者明於制度順少長  
別威儀也亦書同文之義

有客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  
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

降福孔夷

詩說卷第十二

十一

微子有盛德爲三仁之首書再以名篇惟微子一人是  
以不於振鷺而專有是詩焉有客之辭于再于三不  
曰我客者作賓于王家者也特淫威二字詩書所無若  
非成周君臣之語如以微子有盛德之容威如威鳳之  
威意其純直以敦琢其旅言之則其威容盛矣然豈若  
聖人之旨自有深遠而不自滿者武王之克商也本無  
取之之心是以立武庚而去之使庶商之諸侯自往朝  
服焉迨武庚以三監叛將以讎周長亂無已將浸淫波

蕩周公用師作大誥以黜殷使歸於一統然後以微子代殷後天下始盡爲周甚非文武周公之本心故常懷不滿焉故於告微子之辭自謂黜殷之舉爲用威之過亦宜然也

武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者定爾功

大武武王之樂也異於文王矣周之樂不敢以文王爲名乃謂其本於武王也他詩皆言本於文王此詩獨言

詩說卷第十二

十二

本於武王不滿者也蓋與前詩既有淫威之辭同旨所欲自著其過用之失以彰文武之本心且明其不容已之勢以示萬世也非周公疇克至此使後之言樂者知此固以武之未盡善爲周不滿當以名樂之詩見文武周公至德之所以爲大歟觀書至此安得不三歎

閔予小子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

忘

觀遭家不造嬛嬛在疚之言是成王始除武王之喪而朝于祖廟者也自視眇躬之可閔而出繼大統故思慕武王而念文王若祖考陟降之在其尸庭也皇王宜以文王有聲之辭爲據成王纂繼其序而不敢忘也始見祖廟故不應他及

訪落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成王初即政始見祖廟不敢自安是以有訪落小慈之詩以資諸故老大臣也落亦有始之意言率循武王之道其道之悠遠艾猶已也猶未知所終也將予就之若以我就此則又有泮渙之勢此所謂多難也庭皆以直爲訓可也然紹庭若繼承於家庭上下陟降厥家非家庭而何如在武王之側見堯於羹墻之意宜以武王之休而保明我身也

敬之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

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守光  
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此詩與小毖似若君臣燕樂之詩敬之則臣之戒君小  
毖則君之資臣也羣臣以天道可畏陟降不違常所照  
臨維予小子者故老指成王而言謂其聰明不開則莫  
能敬也惟學問以開明之故必大有所肩任示我以至  
顯之德則足以當天所監也

小毖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享莽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  
維烏未堪家多難予文集于蓼

詩說卷第二

十四

毖以謹慎爲義經所同也似不應以小爲言成王即政  
之初未嘗更事自以我不足以任天下也其所謹愆者  
甚微非若老成世臣能誌謹天命也詩謂有所懲創而  
後毖則亦未大也莽亦猶相當之意特無援證爾李所  
引莽去不逮甚切然皆若擾亂之狀蜂無可使之理莫  
以我撓擾蜂聚而致其所螫也桃蟲如訓箋可也是以  
小力而任大也故有未堪多難之辭詩之蓼皆以辛苦  
爲義謝宣遠詩取肇允翻飛爲實義固非可以經律之

也

載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  
侯旅侯疆侯以有嘏其饒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  
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  
其苗縣縣其麇載穫濟濟有實登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  
丞算祖妣以洽百禮有飴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  
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詩皆言農事而獨以芟名詩披荆棘草萊以立田畝之

詩說卷第十二

二五

早

意周頌惟此爲最詳首末若七月之詩特不及時令耳  
似若不可以爲樂章豈天子躬耕時所歌以祭而或被  
金石乎與良耜皆相似是以繼列之焉

良耜

畎畎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  
及筥其饒伊黍其笠伊糾其鏞斯趙以薺荼蓼荼蓼朽止  
黍稷茂止穫之掙掙積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  
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樽牲有掾其角以似以續  
續古之人

此詩次第甚明自耕種至耘自茂至實自穫至積豈田  
畷之樂乎

絲衣

絲衣其紵載弁俶俶自堂徂基自羊徂牛羸鼎及鼐兕觥  
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李迂仲援引詳備詩記大抵因之如此詩之削去高子  
之辭其於明經得矣故不容不併削李之辨後學亦當  
知此之義所以有此辭者其大較或若是耳

酌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躋躋  
王之造載用有嗣實惟爾公允師

以詩序求之若既成大武之樂未用之郊廟朝廷之所  
肄習閱試者耶以卒章之句求之橫渠謂周公既没成  
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者似有此義也允師亦猶洛誥  
作周孚先之意然亦無養天下之辭詩記併此辭削之  
誠有見矣遵養時晦似若文王此詩爲武王言何也泰  
誓子有一年會于孟津觀政于商至十有三年師渡孟  
津孔子以一月戊午書之明周之正朔如此此豈時純

熙美之謂乎施及成王故有我龍受之辭以信於天下  
後世

栢

綏萬邦婁豐年天命匪解栢栢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四方  
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據詩序則栢爲二義詩辭止以栢爲武之威爾何以言  
志哉用武之威不徒禁暴戾能致天心之格豐年之  
應猶君頭之書所謂昭武王丕單稱德此所以爲武之  
威也

賚

文王旣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時周之命  
於繹思

其封國之詩歟其因魯論周有太賚善人是富遂據以  
爲此序耶抑兼錫命羣臣以爲言也詩凡兩繹思宜相  
應而云以周之天命爲可繹也惟在侯國武王伐殷非  
友邦而會者八百國天下歸周固宜諸侯受命于周也  
受命于周宜於周廟故以周之天命爲言况當時大封  
同姓五十三國武王之母弟八人五叔無官見於左傳



祝子魚之言抑當時諸侯會伐周因其舊而封之若柳子厚封建之說故於周廟稱命之耶方與天下惟公豈以伐紂之功而封之哉亦非示天下以惟新之道也

般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哀時之對時周之命

望祀山川皆以周爲之言謂禮以國行者也示周之一統天下也書之武成告于名山大川曰俾濟兆民無作神羞故勝殷之後致報於神耶特名詩之義則莫可知

詩說卷第十二

十八

五章

以般樂爲訓固爲近之似非聖賢處心之道况傳之樂章乎按易屯之初九剛柔始交爻辭乃曰盤桓利居貞利建侯武王勝殷之初巡行方岳遂依以起義其巡守望秩以觀民風盤旋雍容於撫萬邦巡侯甸之意乎姑存之以俟知者

魯頌

魯自伯禽至于定哀凡二十五世其間豈無賢侯惠公之先孝公仲山甫言於宣王王命爲侯伯在位二十有七年然則伯禽孝公未嘗有頌也僖公非有加於二祖

也而頌聲迭作據詩序季孫行父請命于周按左氏傳  
行父卒於襄公之五年初不以壽聞姑以上壽七十歲  
準之邈其日月當僖公薨之年纔十有餘歲乃能舉自  
古未有之典請于天子出於諸卿之右而又以賢動於  
王朝也耶此序者之妄也閔之詩辭空章曰奚斯所作  
以左氏閔二年共仲之死由於奚斯請命不獲而哭以  
逼之者也謂其作閔宮可也然詩之上下文皆言木工  
之事豈匠氏之名字與公子魚適相同乎要亦未可準  
閔宮之詩大抵襲用二雅之言若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蓋綿之詩所不敢及也作是詩者其幾於雅矣吾夫子  
所裁正非其實有所見深中於理則必刪之矣學詩者  
不容以臆見爲準者其皆出於史克之筆與否及以駟  
爲頌之首其義安在閔宮之殿於魯頌何說皆當深思  
而詳求之也閔宮泮水借曰用民力以時不書於春秋  
三十三年間乃無一辭見於左氏之傳亦所不可解即  
詩以求詩儻能知其詩之旨而不以序亂焉其度越於  
羣儒多矣又安可以過求哉按書序言淮夷之叛最多  
凡書伐者皆不再見淮夷之叛自成王之位至其末年

伐管蔡之後惟蔡仲率德改行而再封之管叔武庚之祚絕矣淮夷之伐在封蔡之後成王四征時已滅之矣是又一淮夷也故周官之序以滅淮夷書之于時周公成王皆在位也竊意淮夷之叛而據周公之封土至滅淮夷而復之是之謂復周公之宇也自僖公至昭公四十年會于申而淮夷與焉蓋與於中國之會矣序詩者止聞僖公之賢遂歸美之而非指實也若然則服淮夷伯禽之功在未滅淮夷之前甚明

駟

魯頌

詩說卷第十二

二十

圭

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有駟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有駟以車繹繹思無斃思馬斯作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魯頌以駟爲首今是詩特以馬之富夸之耳不及僖公之美也惟斷句言其思耳思羨辭也美果安在乎魯自莊閔以來不以德稱二公閔闕不修幾於亡國禍幾及

身序詩者之妄亦猶謂文姜齊女賢而不取而無大國之助同一繆耳此四詩之辭旨甚類小雅後世耳目所聞但謂僖公之賢非莊閔以下所及而魯先公之詩悉舉而歸之於僖况頌辭多言富強之盛亦非魯之叔世所宜有也借曰有之曾不少見於春秋之經傳而漫以虛辭夸之何哉駟之辭斷句曰思馬斯才思馬斯作思馬斯但大抵言其蕃庶耳有駟之名詩亦同意詳味其旨又似周之盛際不但以蕃庶爲言而已又按左氏傳僖公立之五年齊威公會諸侯于首止以定世子鄭之位自是大盟會僖公皆與焉二十餘年大叔之亂晉文逆王而殺大叔再朝于王所者僖公也然則魯僖公於襄王首末之功如此可以作頌使果有請天子亦將許之矣當僖公之在位也齊之霸方盛中國之勢正強魯有強臣之禍共仲亂內其君再弑哀姜見殺僖公以賢聞於諸侯力足討亂成哀姜之終其閔兩見書於經穀梁謂其有志於民享國最久其敗莒滅項入杞取濟西田不但從威文於會伐而已若似富強倔強於諸夏者而不見於詩何耶據閔宮詩辭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

侯于魯大啓土宇爲周室輔乃命魯侯錫之山川奄有  
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皆初封  
國之辭此必在成王未征弗庭之前周官之書未作淮  
夷未滅也安有在僖公時魯建國數百年始作此辭哉  
考之春秋魯昭四年夏楚淮夷十三國會于申其秋楚  
淮夷伐吳則淮夷爲楚之與國美于時吳正強乃從楚  
往伐盖能爲國而又少強矣當僖公之十三年桓公會  
諸侯于鹹左氏謂淮夷病杞故然則僖公之淮夷非徐  
戎並興之淮夷也但能病杞非能爲魯病也至昭公時  
列於楚之會又佐楚伐吳大抵非向之淮夷明矣抑淮  
之山谷其民自爲聚落禹書是作時九州之不馴化者  
皆以夷目之矣

有駉

有駉有駉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鷥于下  
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有駉有駉彼乘牡夙夜在公  
在公飲酒振振鷺鷥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有駉  
有駉彼乘駒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  
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此詩復以馬言之何歟繼駟而爲義旨猶駟也自魯侯誠心之積至於育物之盛則立國之道著矣公之厚其臣如馬之蕃富也臣之事其君如鷺之潔白也然後可以燕樂言也首章曰在公明明二章曰在公飲酒三章則燕矣詩之始以勤而終以樂者惟魯君爾豈非勤敏之所積歟是以卒章曰自今以始歲其有言有感於天也曰有穀貽孫子言其澤乎人也斯所以爲頌歟殆幾於小雅之時焉

泮水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棖棖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旣飲旨酒水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旣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叔問如臯陶在泮獻囚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亶亶不吳不揚不告于訕在泮獻功角弓其觶束

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斃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  
猶淮夷卒獲翩彼飛鷗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懌  
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教化先務也二詩之後乃及焉以其身言之則施諸人  
者爲可後矣夫以士之游於泮水而樂之焉則教已形  
於人心矣前三章皆以薄采爲辭其幾與風乎舞雩詠  
而歸同意一章言其情也二章言其化也三章言其立  
國之勢也自是而後專以頌魯爲辭四章以德五章以  
功六章人才之盛七章武備之脩八章以淮夷之功歸  
之泮宮也周室淮夷之梗魯自伯禽始封以淮夷徐戎  
並興東郊爲之不開伯禽克淮夷雖不經見此章乃詳  
之八章之言淮夷者四終於獻琛則始不爲患其猶文  
王之伐崇退修教而遂降耶若僖公時何嘗有淮夷之  
寇其出師成功春秋安得而削之此詩稱魯侯亦指魯  
之先公之辭是詩或魯之先公之頌序妄指爲僖公爾  
味其辭旨旣克淮夷豈頌禱也古之爲國者凡民之事  
皆起於井田凡在國之事皆起於學校學校者群其國  
之士以共謀吾國之政事也是以泮水之詩魯之政事

兵戎皆在焉四詩之辭皆與大小雅相近伯禽之詩可知也

闕宮

闕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穰稗種稊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續禹之緒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續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旣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戴嘗夏而福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包載羹邊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朋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公車千乘朱英綠滕三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綬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眉與試俾爾昌而



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泰山巖巖魯邦所  
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  
侯之功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  
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  
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  
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徂徠之松新甫之栢是斷  
是度是尋是尺松栟有烏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  
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是詩爲廟姜嫄而作顯然也姜嫄高辛氏世妃也是生

后稷周之郊祀后稷常典不可紊故於魯立姜嫄廟所  
謂闕宮者未可盡信也禮記謂賜之以重祭者祭姜嫄  
爾魯之有闕宮非可以常禮言也以帝嚳之妃后稷之  
母顧可降而用諸侯之禮樂乎魯之用天子禮樂重祭  
而已併用之於周公之廟則魯禮之未失也是以吾夫  
子譏禘郊而於周無譏焉果如成王賜之則仲尼未嘗  
有譏之之微言也魯之浸失其本者不知禮爾魯不可  
以二王後爲準也魯之所以郊者仲春祈穀之郊非報  
本之郊也惟宣三年成七年僭用建子月若襄公七年

十一年皆用四月祈穀之郊也仲尼既歿諸儒之議雜然而起自以爲明禮之大分而不悟其知之未審也且魯之所以得頌者闕宮也故是詩王道之統紀立國之本原皆在焉其不專爲魯甚明廟在於魯而不廟於周然則頌不得爲周作亦不得列於周頌吾夫子繫之於魯而不以爲魯頌之首者明其非魯事也凡頌者皆頌一代之美非爲一人頌也如駟泮水有駸安知其非魯之先公乎伐淮夷荒徐宅豈僖公之事說者亦妄以爲僖公皆由序詩者誤之也又如膺戎狄懲荆舒子子

明以爲周公說者尚演而屬之僖公詩序之誤後學大抵如此自后稷封邰之後至不窋失國矣自公劉遷豳而後周始基其樂歌豳籥豳雅豳頌周公之七月召公之公劉非不推言其本今周頌無一語及焉禮之大典萬世共由不得而干也以姜嫄廟之於魯以闕宮不首於魯頌皆吾夫子用道之大者子思所謂道之隆汙無所失道者也一章廟姜嫄之本始也二章周之所以興也三章魯公之封異於他國者也四章魯之所以承周公之澤也壽胥與試猶三壽作朋試其力之進退也五

章魯之所以爲國如四履之境也淮夷來同者同於伯禽伐淮夷之日也六章之保有其國七章期魯侯之福此二章其爲魯公言之歟臣子之於君自宜爾無溢美也無諛辭也爲卒章新闕宮張本爾若使僖公旣修魯廟至文公十三年而大室之屋何爲遽壞也哉然詩人之爲此詩其果出於史克乎以其詩辭言之發明祕義亦非史氏之所能及如以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皆有特見幾於周公衛武公之辭使魯之史能爲此詩他無一辭見於魯國何也吾夫子亦未嘗少旌別之蓋詩人之辭其等甚高聖人以其義理所出不但謂之良史而已况武王謂先生建邦啓王指后稷而言是周之追王已久至舉師類禡告名山大川之時稱王素矣大王之仁聲仁聞誠足以肇基王迹天監代商莫若周自是之後商無賢王以微子之聖又不克立詩人不以伐商本之武王而以前商本之大王不以翦商言之周頌而以翦商繫之魯頌此廟姜嫄之旨也易於隨之上六曰王用亨于西山於升之六四王用亨于岐山人心之所以隨王業之

所升皆本大王言之凡此皆斷自聖心非他人所能與也

商頌

那

商頌

猗與那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數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憚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序謂正考甫得商頌似未可盡信豈謂正考父爲先聖

之祖所以推本之歟然則那爲商頌之首何也抑託諸正考父乎那之名詩莫可知也訓以多爲義其果然乎似若濩樂之助音耶若楚詞之此而始末異爾其詩亦簡直比周頌則少繁大抵皆樂事其於立國紀德不在此詩也且其制樂以置鼓爲殷制詩皆以鼓發其義乃曰依我磬聲其所主者其以磬爲重歟以鼓爲重歟虞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籥之所自執者也似若樂之主於磬者常法也以那名詩首日置我鞀鼓奏鼓簡簡又曰鞀鼓淵淵又曰庸鼓有懌然則濩樂以鞀鼓

爲重審矣豈依磬聲者樂之常法鞀鼓者商樂之制歟  
詩辭則以鼓與管依磬而不以磬依鼓也鼓磬不可並  
奏也卒章顧予丞嘗湯孫之將則與烈祖祀中宗之詩  
同固不必言然則是詩三言湯孫其在太甲之朝若在  
湯則未有此詩也抑外丙仲壬之際至太甲乃有禮樂  
之制而思成若後世之廟號耶鄭氏於思成二字發之  
甚詳且援記以爲證

烈祖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旣載清酤賚我

詩說卷第十二

三十

青

思成亦有和羹旣戒旣平醜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  
黃耆無疆約軼錯衡公鸞鷁鷁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  
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享降福無疆顧予丞嘗湯孫之  
將

是詩與那皆以烈祖爲言特此詩以烈祖發語爾二詩  
皆言烈祖前詩爲成湯此詩爲中宗遽異其人何哉祖  
之與宗廟號不可紊也大戊爲商之中宗祖有功而宗  
有德今以中宗爲烈祖是混之也玄鳥之言祀高宗鄭  
氏謂肇域彼四海殷受命咸宜豈所以稱武丁者哉序

詩者既以那爲祀成湯故於中宗高宗各繫以詩不問其合與否也周公之稱中宗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本其彙穀之祥爲敬德之本其德之大未有加焉是以爲商之中宗詩略無此意則失其大者矣要是商頌皆商世所作之樂歌祭於商廟者也惟玄鳥若武丁之後繼世之時所作爾似是總頌一代之美與立國之意世守之德非可專歸之一人儻若商頌十二篇皆存序詩者皆得以徧及後世學者皆得以傳會之矣

玄鳥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堯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韜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武丁朝諸侯有天下是詩皆朝諸侯之事其追言成湯固宜然也特以玄鳥名詩推本於契其必有深旨玄鳥之生育惟訓詁謂玄鳥至而生契其說甚正蓋玄鳥巢於人之室不在野也因其至之時而契始生或群至而

爲祥乎是鳥也最爲知時唐詩人謂戊日燕重來以仲  
春之戊而至以秋之戊而去焉鴻鴈相避始至而農事  
起既去而農功休農事國之本也烈祖之詩有豐年穰  
穰之辭不但是周以農爲重也故以玄鳥名歟今詳詩  
旨專以疆土爲言曰殷土芒芒曰正域彼四方奄有九  
有曰龍旂十乘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詩意自小乙之  
時商業中微自仲丁以來九世爭立諸侯不朝盤庚之  
後商復衰焉武丁朝諸侯有天下復湯之舊疆土遂一  
故詩人推本於商之始興故曰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一詩之辭專言諸侯而不他及也鄭氏謂武丁因雉雉  
而脩德殷道復興然則詩以玄鳥名篇推本於契武丁  
以雉雉復興而朝諸侯皆以類求興國之禎祥也歟

長發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  
幅員既長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相撥受小國是達  
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  
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  
祗帝命式于九圍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

競不絀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適受小共大共爲下  
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懃不竦百祿是  
總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蘂  
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昔在中葉有震  
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何衡實左右商王

宗廟之制不同殷則禘於三時周則秋禘而已五年一  
禘禘雖小於禘大於四時爾雅云大祭者禘夏正郊天  
亦曰禘夏殷四時之祭夏祭亦曰禘周宗廟之制五年  
一禘殷制其亦然乎序詩者所謂大禘者用周制耶殷

制亦如之耶序固非可準也然禘其祖之所自出推言  
生契之始僅曰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是也詩名以長  
發者謂長發其祥在此而已其間有禹敷洪水之辭自  
古之言疆土者鮮有不推本於禹者也詩人原其興之  
之時以疆土爲言三章謂契之敷教達乎天下相土繼  
之相土因陶唐之火正闕伯居商土而祀大火相土因  
之者也至湯而天命歸焉詩辭直曰小國大國與四五  
言小球大球小共大共其異文耶抑各有旨也四章五  
章皆以受小受大爲首皆諸侯也要是形容湯之得諸



侯誕告萬方之意四章湯之待諸侯五章諸侯之安於湯也六章始言伐夏豈未伐夏之前諸侯之歸已者若是其衆歟孟子謂湯征自葛始得諸侯之盛惟此詩見之若在書則伐夏之後誕告萬方耳似若湯已受命誥萬方之後推本肇造至於伐桀而天命定矣卒章止爲商之興由於伊尹伊尹天之所畀以他書觀之湯之革命悉出於伊尹一詩之辭皆推明王業之始興與成湯之肇造終歸於伊尹之佐命也其合祭之時推明王業以享其祖廟乎姑據詩辭以玩其義可也商之歌詩惟見於此非若周詩之盛也

### 殷武

捷彼殷武奮伐荆楚深入其阻哀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楛適稼穡匪解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違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栢有槩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詩以國名未有前比若謂頌高宗似不應以武丁專一代之事按書自盤庚始遷于殷自此以前皆稱商此以後始稱殷然則以殷武名詩其在盤庚之後歟後世思高宗中興之功而詩以頌之謂朝諸侯有天下武丁之功故以殷武名詩詩中猶指商爲言不以武丁專美于商商者自成湯至于帝乙者也武丁中興在詩曰伐荆楚在易曰伐鬼方武功如此商頌推尊先代之功皆以武言曰武湯曰武王以武名詩其爲卒章寢廟發歟荆州在江漢間疆域廣矣楚自周始封能繹爲國以其地考之三苗所居之地也當時雖未必爲叛國其不朝事于殷而往伐之焉故二章以氏羗律之三章之後一統之勢也以稼穡爲歲事所以重農猶有盧咨十二牧食哉惟時之義歟

家君所著詩說每篇條列諸家解而  
繫已意於後其所纂輯家數視東  
萊詩記加詳亦互有去取又以詩記  
所編朱解乃文公初筆其晚年詩  
解成時呂成公已下世更別為目  
繫於朱曰之次若全以鋟梓未易遽  
集坦浸迫終更日力有限茲且以

劉昌

家君已說與書說對刊仍錄全本之  
副于學宮或補為完書以泐後學則  
有望於將來之師儒淳祐六年人日  
迪功郎郴州州學教授劉坦百拜  
書于直舍

宋槧劉克詩說舊藏徐氏傳是樓缺第二第九第十  
計三卷竹垞先生經義攷所載即是本也嘉慶庚辰  
初夏從昭文張氏傳抄本借錄其副道光元年辛巳  
秋日復從郡城陳氏假得舊抄本只存第一至第六  
六卷而宋槧本所缺第二卷在焉因急倩林君芳椒  
錄之宋槧本經每行二十二字說每行二十一字中  
間間有損益一二字者舊抄本經二十二字說二十  
一字無損益日月章說內第三行首缺五字又第六  
行缺一字不敢任意增減一遵舊抄本補入尚缺第  
九第十兩卷他時倘得延津之合以成全璧真竊林  
快事也嘉興錢天樹識於味夢軒中時白露前三日

余嘗讀劉氏父子詩說序跋深有慨於解經經亡而況詩之託物致意情旨幽遠千百載下欲尋其意緒之宛曲劉氏以詩序無名氏確準猶不敢信固無論後之作者矣惟其如是故後之作者䟽通證明足以羽翼經傳其說不可不存而諸家聚訟亦在所不免劉氏纂輯每篇條例諸家解而繫己意於後示不敢去取也余所藏宋本劉氏詩說卽傳是樓藏本頗以殘缺爲憾幸鈕君樹玉借得嘉興錢氏鈔本始獲弟二卷然第九第十兩卷尚缺倘欲求其全書而方刊

跋

既屬不可必之事則時光淹忽并此殘卷聽其浮沈而散佚可乎既得夢廬第二卷卽倩孫廣文保安影寫并第二卷亦仿宋本寫之重爲開雕楮尾吳匏菴先生題識用禿豪作兩短行更得顧孝廉震摹其筆意付梓存之此書頓還舊觀余與夢廬兩家收藏之苦心稍得布於士林或由此以廣其傳竟得全璧則又他日之厚望也夫道光八年戊子十二月三日長

洲汪士鐘謹跋



